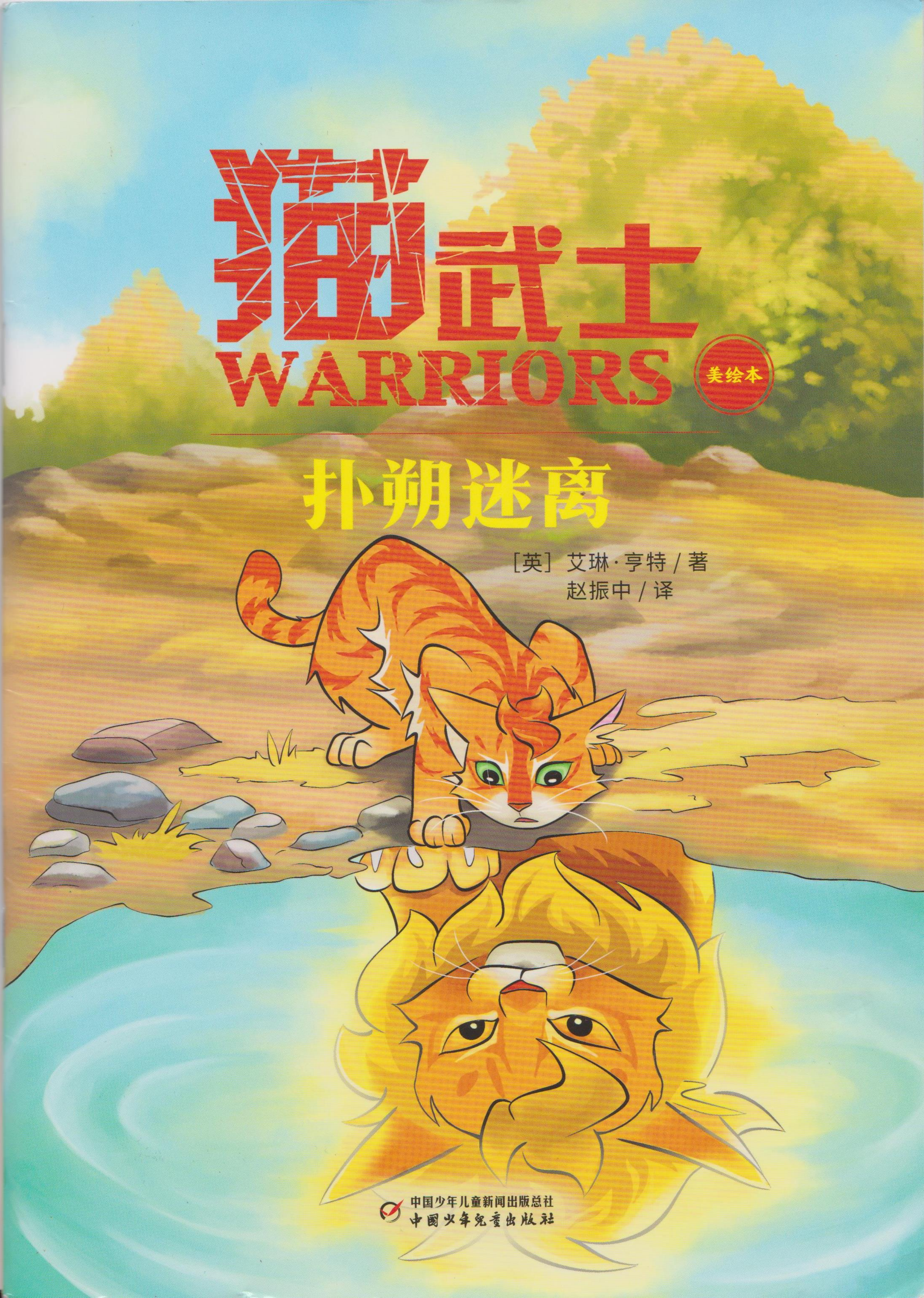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扑朔迷离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白风
火星
炭毛
副族长
族长
巫医
长尾
雷族
黑莓爪
武士
学徒
沙风
黄爪
灰条
云尾
高星
虎星
豹星
族长
风族
族长
影族
族长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扑朔迷离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扑朔迷离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11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8285-8

Ⅰ．①希… Ⅱ．①艾… ②赵… Ⅲ．①儿童故事一图画故事一英国一现代 Ⅳ．① 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82312 号

PUSHUO MILI
（猫武士美绘本）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 版 人：郭 峰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刘　颖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2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72 千字	
ISBN 978-7-5148-8285-8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第一章　黑条的背叛 / 1

第二章　密谋 / 8

第三章　暴风雨来袭 / 14

第四章　咆哮的雄狮 / 21

第五章　囚犯？ / 28

第六章　悲惨之夜 / 36

第七章　机智营救 / 41

第八章　感谢星族 / 48

第九章　虎族偷袭 / 53

第十章　并肩作战 / 62

我们两个族群将联合起来并肩作战，
就像一头狮子和祸害森林的老虎决一死战。

Our Clans will join together like a lion to fight the tiger who prowls our forest.

——高星

第一章 黑条的背叛

小栗终于醒了。她正躺在巫医巢穴门口的苔藓窝里。看见火星和炭毛回来了，她立即抬起头，目光却显得很呆滞。

沙风卧在一旁看护小栗。她小声对火星说：“可怜的小家伙，她差点儿把命都丢了。我们一定不能轻饶黑条。”

她的脸上和炭毛一样充满了忧虑的神情，想必小栗讲述故事时，她也在旁边听着。火星点了点头，说：“放心吧，黑条的事交给我办。”他坐在小栗身旁，柔声说：“很高兴看见你醒过来，小栗，你能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我听吗？”

小家伙眨巴眨巴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小烟和小雨都在育婴室里睡觉，可我睡不着。我见妈妈不在，便独自跑到沟里玩，我正想去捉一只老鼠，然后就看见了黑条。”说到这里，她迟疑了一下。

火星鼓励道：“说下去。”

“他独自往沟外爬。我知道他本该和蕨毛一起的，于是我……我很好奇，想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我记得当初就是他把黑莓爪和褐爪带出了营地，于是我也想有一次那样的经历。”

火星知道这个小家伙一向聪明好奇，但由于生性鲁莽，因此常常惹些麻烦。经过这件事，她现在再也不敢冒险了，火星希望她在炭毛的照料下能够尽快恢复到原来那个活泼开朗的小栗。

小栗有些得意地说：“我跟了他好长一段路程，我还从没离开营地那么远过。黑条一路上都没有察觉到我在跟踪他。然后他和另外一只猫会面——那只猫我以前从未见过。”

火星急迫地问：“那只猫长什么样？身上的气味如何？”

“我认不出那种气味。”小栗困惑地说，随后皱了皱鼻子，“不过那股气味很臭。他是一只身材高大的白猫——比你的个头还大，他的爪子是黑色的。”

火星失声叫道："是黑脚！虎星的副族长。你嗅到的是影族的气味。"

沙风吼道："黑条搞什么名堂，在我们的领地里和影族副族长会面，这可真妙啊。"

火星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小栗低头看着自己的爪子，承认说："我当时吓坏了，撒腿便往营地跑。不过我想黑条一定听到了我的动静，所以他立刻追上了我。我原以为他会生我的气，因为我在偷偷监视他，不料他竟对我赞不绝口，夸我聪明伶俐。他给了我一些红色的浆果，那些浆果看上去很好吃，可我吃了几枚后就开始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便发现自己在这里。"

讲完后小栗又把头垂了下去，似乎一口气讲完这么长的故事让她感到非常疲惫。

炭毛检查了一下她的呼吸，说："那种浆果名字叫死亡浆果，永远别再碰它们了。"

小家伙低声说："不会啦，炭毛，我保证。"

火星说："谢谢你，小栗。"他很气愤，真正令他震惊的不是黑条给小栗下毒，而是黑条居然和黑脚勾结在一起。

沙风问："你打算怎么处置黑条？"

火星回答说："我得先向他问个清楚，但我想他一定什么都不会说。"

沙风口气坚决地说："经过这件事，他不能再在雷族待下去了，大家都恨不得把他的皮扒下来。"

火星面色阴郁地说："交给我处理吧。"

这时小栗又沉沉睡去，火星和沙风转身回到空地。命名仪式结束后，许多猫仍逗留在空地上聊天。白风带着金花和长尾正向金雀花通道走去。

火星跳上岩石高声召集大家开会。众猫听到他的呼唤声，纷纷惊讶地抬头望过来，巡逻队也转身返回。火星扫了一眼空地，没看见黑条。

于是他问灰条："黑条在哪里？"

灰条回答说："在巢穴里。"

"把他带过来。"

灰条立刻跑进武士巢穴，过了一会儿，他和黑条、蕨毛一起走了出来。三只猫走到高岩下，黑条坐下来仰头望着火星，脸上依旧挂着冷笑。

他问："怎么了？我们的族长大人有何贵干呢？"

火星淡淡地说："小栗醒了。"

黑条和他对视了一会儿，然后移开目光。"你召集全族开会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吗？"他语含嘲讽，但身上的毛却不安地竖立起来。

火星朗声说："各位同胞们，我召集大家来是为了请你们为黑条下面将要说的话做个见证。你们都听说了小栗昨天发生的事情，如今她醒了，炭毛说她的身体没有大碍。我和小栗谈了谈，她证实了灰条昨天说的话，是黑条骗她吃了那些死亡浆果。那么，黑条——"他的目光转向坐在高岩下的黑条，"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黑条争辩说："她在说谎。"周围的猫立刻发出怒喝，于是他随即补充

说："要么就是她弄错了。幼崽总是自以为是，我叫她别吃那些浆果，她显然没听明白我的话。"

火星说："小栗既没有说谎也没有误会，而且她还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事——那就是你为什么给她吃死亡浆果。她看见你和影族副族长黑脚在我们的领地里会面，你能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吗？"

猫群中顿时如炸开了锅一般，只听有一只猫吼道："叛徒！"火星不得不摆了摆尾巴示意大伙儿安静。过了好一阵子，大家的愤怒才渐渐平息下来。

黑条大声说："我没有必要向一只宠物猫做解释。"

火星勃然大怒，厉声喝道："你不想说也得说，我要知道你和虎星在密谋什么。"提到虎星，他感到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安的情绪，他强压住内心的惊慌，"黑条，你清楚虎星在与我们为敌，上次整个族群差点儿被恶狗撕成碎片。经过那件事之后，你仍然执迷不悟，想要追随他吗？"

黑条怨恨地看着他，没有吱声。火星想起恶狗来袭的那天早上，黑条试图带着虎星的两个孩子偷偷溜走，结果被他逮了个正着。黑条已经知道虎星在密谋一些事，然而他却不顾族群的生死安危，甚至连声警告都没有。这就是他对雷族所谓的忠诚。

火星想把这件事处理得公道明白，他要让所有猫知道，即使黑条都无法指责他是在迫害虎星的旧同党。尽管火星仍担心黑条投奔虎星后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但他已经没有选择了。对于黑条的罪行，流放是唯一可能的判决。

火星对黑条说："你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你证明自己，我想信任你，而且……"

黑条打断他的话说："信任我？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你派蕨毛那个笨蛋来监视我，以为我不知道吗？"说着，他朝坐在旁边的蕨毛啐（cuì）了口唾沫，"你想让我余生始终生活在一个阴影中吗？"

火星直视着黑条愤怒的目光，毫不退缩地说："不，我是在等你证明自己的忠诚。这是生你养你的族群，这里有伴你一同长大的伙伴。难道这些对你全无意义吗？武士守则规定你应该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们！"

黑条站起身，火星看见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慌的神情，似乎他从来没有料想到自己竟然会与雷族决裂。毕竟，他也不能肯定虎星是否接纳自己。当

初虎星遭到流放时，黑条没有追随而去。在恶狗袭击营地前，他又没能把黑莓爪和褐爪带给他们的父亲。虎星可不是一只宽宏大量的猫。

但黑条眼里的恐惧和悔恨转瞬即逝，只听他轻蔑地说："这不是我的族群。"他的话引起周围的一片惊呼。"再也不是了。雷族被一只宠物猫领导，再没什么值得为之战斗了。我感觉不到自己对雷族的忠诚。整个森林里，值得我追随的只有虎星一个。"

火星说："那就追随他好了。从今往后，你不再是雷族的武士。如果今天日落之前你仍然在我们的领地里，我们会像对付敌猫那样对待你，走吧。"

黑条默默地怒视着火星，眼睛里简直要冒出火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身背对火星，不慌不忙地朝营地门口走去。所经之处，众猫纷纷让开道路。

云尾凶巴巴地说："如果你敢回来，有你好瞧的。"柳带没有说话，只是怒气冲冲地呸了一声。

黑条终于消失在金雀花通道里，猫群中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一个声音高喊道："黑条去投奔影族了吗？"问话的是楊爪。

当火星逼迫黑条承认罪行时，她并没有随着众猫吆喝。后来她默默地看着黑条一步步迈向营地大门，脸上的表情有震惊，也有嫌恶，但还有种火星捉摸不透的表情。

楊爪的问题让火星吃了一惊。她知道影族族长就是她的父亲，她是否真的认为黑条的行为是一种背叛呢？

火星坦白说："我不知道，那是黑条自己的事。从现在起他已经不是雷族的成员了。"

白风问："那是否意味着如果在我们的领地里看见他，我们就可以将他赶走了呢？"

"是的，你说的没错。"火星转身对大家说，"如果你们嗅到黑条或者影族猫的气味，立刻向我或白风报告。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今天早上刺掌在我们的领地里嗅到泼皮猫的气味。请大家严密监视，发现异常立刻报告。"

火星下着命令，头脑渐渐冷静下来。黑条的离去让他头一回感到轻松起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谁骂他是宠物猫，族里的机密再也不会外泄给虎星了。尽管火星担忧黑条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来，但他的离去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话虽如此，未能赢得黑条的忠心终究是火星的一件憾事。

"嘿，火星！"尘毛的声音打断了火星的沉思，"香薇爪怎么办？她现在没有老师了。"

"多谢提醒，尘毛，我这就办这件事。香薇爪，请走到巨岩前来。"

香薇爪温顺地从尘毛身边离开，步态娴雅地从猫群外圈绕开走到巨岩下。

火星扫了一眼猫群，确定他要找的武士在场，这才说道："长尾，自从迅爪死后你就没有收过学徒了。你教出了迅爪那样的好学徒，我相信，在香薇爪剩余的学徒生涯里，你一定能够把你的技能传授给她。"

长尾一下子跳起身，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的神情又惊又喜。火星朝他摆了摆尾巴，如今黑条走了，他希望此举能彻底抹平自己和长尾之间的隔阂。只要长尾用心，他一定能成为族里优秀的武士。

长尾恍恍惚惚地走过去和香薇爪对触了下鼻子。香薇爪低头行礼，两只猫一同回到尘毛和蜡爪坐着的地方。

火星从高岩上跳下来。如今所有事情都已办妥，他感到自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蔫（niān）了。此刻他最想要做的，就是能够和伙伴们躺在武士巢穴里痛痛快快地聊天。但作为族长，他不能那么做。

黑条的背叛和影族猫在雷族领地里的出现勾起了他的回忆，他想起在族长仪式上看到的情景。那座骨山，以及从骨山里流出的神秘液体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梦里？蓝星的预言又是什么意思？

火星迫切地想知道答案，他决定去巫医巢穴找炭毛，看看她有没有从星族那里得到什么启发。

幸好此时沙风没有在巫医巢穴门口守卫，火星不想让她看见自己这个样子。小栗正在睡觉，巫医巢穴里传出炭毛活动的声音。火星走到近前，看见她正在整理药草和浆果。

“杜松浆果快用完了……”她嘟囔着，一抬头瞅见火星，“什么事？找我有事吗？”

她一瘸一拐地走出巫医巢穴，伸出鼻子在火星身上嗅了嗅，嗅到他散发出的恐惧气味。于是她问：“火星，出什么事了？”

火星抖了抖脑袋，克制住内心的焦虑。他把那天在族长仪式上发生的事情向炭毛讲了一遍。

炭毛坐在他旁边，一言不发地听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脸。

最后火星说：“蓝星告诉我，‘四个将变成两个，狮子和老虎之间发生大战，血将统治森林。’然后神秘液体就从骨山里涌了出来，炭毛，这意味着什么？”

炭毛坦白地说：“我不知道，星族没有向我传达过这方面的讯息。告诉我什么，不该告诉我什么是由他们说了算的。对不起，火星。不过我会认真思考你说的情况，也许很快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了。”

她斜过身子抚慰火星，火星很感激她的理解，但那个恐怖的梦境仍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将会面对怎样的可怕命运呢？如果连炭毛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雷族还有什么希望脱离苦海呢？

第二章 密谋

火星从太阳石附近的树林里走了出来，停下脚步嗅嗅空气。太阳从他身后照过来，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直拉到河边。自从黑条离开雷族以后，巡逻队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也没有发现影族猫出现在雷族领地里。但梦里的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使得火星坚信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罢了。

灰条和刺掌跟上来，灰条问："嗅到什么了吗？"

火星耸了耸肩膀说："只有些河族猫的气味，这不奇怪，这里是边界嘛。但我想确认他们到底有没有来太阳石。"

灰条说："我们更新一下气味标记，走吧，刺掌。"

看着伙伴们消失在石群中，火星站在原地没有动，继续仔细辨别空气中的气味。在担心来自影族威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敢忘了那位野心勃勃的河族族长豹星。豹星曾试图用武力夺走太阳石，就算她再来上那么一次，火星也不会感到惊奇。

这时，火星嗅到了一股新鲜的河族气味。他疑惑地绕过石群，很快就看到了雾脚。只见她独自趴在河边，突然前爪探出，从河里捞出一条鱼来。

火星大叫："好身手！"

雾脚转过身看见他，然后爬上河岸一直走到雷族和河族的边界处，火星急忙迎上去。尽管上次雾脚离开雷族营地时闹得很不愉快，但此时她显得很友善。不过，与上次见面时相比，雾脚瘦了许多。火星猜想，她和蓝星之间的母女关系一定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

于是火星问："近来怎么样啊，雾脚？希望你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你指我和石毛吗？"雾脚迟疑了一下，"石毛把蓝星的事对族群说了，族里有些猫很不高兴，其中有一两只连话都不同我们讲了，大部分猫见了我们都很不自在。"

火星说："我真为你感到难过。豹星怎么样？她说什么了吗？"

"我能看出来她很不快。表面上她帮我们说话，但我想她在密切注意我们的动向，以查明我们是否仍然忠诚。"

火星失声叫道："你们当然忠诚了！"

"是啊，族里其他猫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的，况且……"雾脚顿了顿，接着又说，"这并不是我们最糟糕的问题。"

"出什么事了？"

"是虎星啊。"雾脚打了个寒战，"他时常拜访豹星，我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不过我能肯定他们在密谋什么事。"

火星吓了一大跳："密谋什么？"

雾脚动了动耳朵，说："我不知道，豹星没有告诉石毛，尽管他是副族长。但有两名影族武士常驻我们的营地。"

"什么？那不可能！这种事情违犯了武士守则啊！"

雾脚耸了耸肩膀，沮丧地说："你去对豹星说这句话吧。"

"可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豹星说他们驻扎在我们的营地里是为了两族之间能够更好地切磋（cuō）狩猎方法和格斗技巧，但我看情形不像。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倒像在窥探我们的秘密和弱点似的。"说到这里，她身上的毛竖立起来，仿佛看见敌猫就站在她面前，"所以我才来这里，离他们远一点儿。"

火星说："太糟糕了。豹星怎么想？"

“你是问我的看法吗？她一心为了族群好，因为她觉得虎星是森林里最强大的族长，所以她想和虎星结盟。”

火星警告说：“虎星要的不是同盟，而是追随。”

雾脚点点头：“我知道。”她坐下来舔了舔爪子，然后用爪子抹了抹耳朵。

火星寻思她是不是后悔自己说的过多了，于是岔开话题，问：“猎物够吃吗？至少这条河现在还没有封冻。”

雾脚忧心忡忡地说：“是啊，猎物很稀少，但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毕竟现在是落叶季。而且虎星手下的那两名武士一点儿忙也不帮，他们整天仰着脸待在营地里，从未见他们带回来猎物。”

这时，远处传来灰条的吆喝声。火星转头看见他奔下河岸向他们跑来，刺掌紧跟在后。

灰条气喘吁吁地问：“嘿，雾脚，羽爪和风爪的情况怎样？”

雾脚乐呵呵地说：“他们都很好，灰条。”尽管灰条在河族生活的时间不长，但两只猫之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雾脚时常向灰条透露他两个孩子的情况。“羽爪将来肯定能成为一名战斗高手，等她成为武士后，雷族可要当心点儿。”

灰条笑逐颜开，说：“嘿嘿，名师出高徒嘛。”

火星让灰条和雾脚在那里聊两个孩子的情况，自己走到了一边。刺掌走过来说：“我们更新了气味标记，火星，附近没有发现新鲜的河族气味。”

火星说：“很好。”他并没有认真听刺掌说话。雾脚带来的消息在他内心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看情形，河族和影族比以往任何时候走得都近。这样一来，如果虎星决定发动战争，雷族势必将腹背受敌。

火星默默祈祷：噢，星族啊，请给我指条明路吧。

经过和雾脚的一番谈话，火星回去后便增加了巡逻次数。可是几天忙活下来，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日子一天天安静地过去，森林大会的日期渐渐临近。

太阳落山了，火星和白风坐在荨麻丛边吃临行前的晚餐。

白风问：“今晚你准备带谁去参加森林大会？”

火星咽下嘴里的松鼠肉，说："你就别去了，我敢肯定虎星一定会搞出些小动作来的，所以我想让你守卫营地。我会给你留几名身强力壮的武士。"

白风吃完水老鼠后，舌头在嘴边转了一圈："你说得对。上回虎星利用恶狗袭击我们不成，一定贼心不死，还会再找麻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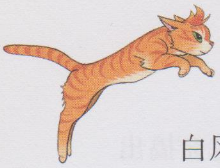
火星说："我带香薇爪和蜡爪，还有刺掌，他一直期待着参加他武士生涯里的第一个森林大会。我再带上沙风、灰条和霜毛。如果虎星派武士来偷袭，我给你留下的帮手足够你应付他们了。"

白风问："你觉得他敢破坏森林大会的传统吗？"

火星抽动了一下耳朵，说："你说呢？他引来一群恶狗袭击我们——你以为他还会把星族的意愿放在眼里吗？"

"星族？"白风的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看虎星的所作所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没有听说过星族呢。"他顿了顿，随后又问："那两名年轻的学徒怎么办——我是指虎星的那两个孩子，你想带他们同去吗？"

火星摇了摇头，说："这件事想都不要想。你知道那样会引起什么事。虎星想要走这两只幼崽。在上次森林大会上，他给蓝星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移交幼崽的事，如今时间到了，如果黑莓爪和榍爪在那里，虎星一旦在森林大会上要强行带走他们，我怕自己应付不来。"



白风赞同道："这话不错，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留住他们了？"

火星吃了一惊，说："你不想吗？"他想当然地以为雷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两名学徒，但如果他的副族长认为雷族应该把这两名学徒交给他们的父亲，他会认真考虑这个意见的。

不料白风却点了点头，说："他们是雷族的孩子，这毫无疑问。他们的母亲属于雷族，父亲也是从雷族中出去的。虽然虎星现在加入了影族，但事实不容改变。只是如果我们想保住他们，难免会与虎星发生冲突。"

火星毅然说："那就冲突好了。况且，如果我们轻易就把孩子们交出去，恰恰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会得寸进尺。"

"没错。"

火星又吃了口松鼠肉，心思转移到森林大会上。他说："白风，有些事恐怕由不得虎星想怎样就怎样。这次森林大会上，我也要带去些消息。如果我把虎星利用恶狗来袭击我们的事情抖出来，别的族群会怎么想？就连断尾也不会那样残忍。即使是影族也会对虎星的行为感到不满，他们甚至可能把他从丛林里驱逐出去，那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白风的耳朵动了动。让火星惊讶的是，他的副族长并不像他这么乐观。白风说："也许吧，可如果这一招儿不奏效，你也别感到吃惊。"

火星看着他说："你认为武士守则允许一只猫利用恶狗来毁灭另一个族群吗？"

"不，当然不是啦。可如果虎星对这件事矢（shǐ）口否认，我们有什么证据吗？"

火星认真思索白风提出的意见。有一只猫——就是长尾——曾看见虎星送了一只兔子给那群恶狗吃，族里还有些猫在兔子的气味踪迹里嗅到了虎星的气味。虎星为了让恶狗们追上他，还在山涧边阻拦他的去路。要不是蓝星突然出现，自己肯定小命不保。

当然了，雾脚和石毛亲眼看见虎星在河边出现，可他们在本族里已经遇到了不少麻烦。如果他们站出来指认虎星，河族有可能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火星不想给他们增加难题。

这样一来，所有对虎星的指控就成了雷族的一面之词。风族和河族都知

道虎星和雷族之间的恩恩怨怨，虎星一定会装出一副无辜者的样子，反诬雷族撒谎。

火星又气又恼，固执地说：“那我们就看看他们到底相信谁。不是所有猫都认为虎星是星族赐给森林的礼物，他不能为所欲为。”

白风见他嘴硬，于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希望他不能吧。今晚可够你忙活的，火星，我去通知参加森林大会的武士们做好出发准备。”

说着，白风转身离去。火星趴在荨麻丛边把剩下的松鼠肉吃光。森林大会上将会有一场风波，虎星肯定会再次向雷族要回他的孩子。火星怀疑虎星还会借此机会公开蓝星的秘密，并指责雾脚和石毛身上的血统不纯。

火星抛开白风的顾虑，心想：但我也有很多事情要说，等我讲完后，森林里没有猫——即使是影族猫——会再信任虎星了。

第三章　暴风雨来袭

火星率领雷族众武士站在“四棵树”的盆地边。夜色深沉，云层从远方的地平线向这里蔓延过来，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次森林大会违背了星族的意愿，他们准备将月亮遮盖住。

不过到目前为止，天上依旧明月高悬，盆地内飘来阵阵猫的气味。

趴在火星身边的灰条说：“只有风族来了，其他两个族群呢？”

火星耸了耸肩膀说：“鬼才知道。说心里话，我巴不得虎星别出现呢。”

说完，他晃动了一下尾巴，带领众武士爬下山坡进入会场。正如灰条所讲，盆地内只有风族猫，族长高星和他的副族长坏脚坐在巨岩下。

等火星走近，高星彬彬有礼地低头行礼说：“你好啊，火星。裂耳说你去高石山了，我们对蓝星的死深表哀痛。”

火星低头回礼说：“我们也一样感到悲痛，她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族长。”

高星说：“她选了一位优秀的继任者，你为你们族群出了很多力。”

高星和善的语气让火星感到十分意外，不由得说话有些结巴：“我……我希望将来能为族群做更多的贡献。”

高星点了点头后跳上巨岩。火星扫视了一眼会场，雷族猫已经和风族猫围成一团，相互交流对方族里的新鲜事。两个族群之间的和睦气氛让火星暗暗高兴。他很担心影族和河族会联合起来对付雷族，如果他能够和风族结盟那就好了。

火星见一根须、金雀花爪正在和沙风聊天，于是朝他们晃了晃尾巴，这才跳上巨岩站在高星旁边。

这是他第二次站在这里，第一次是因为蓝星在火灾后病倒了，但他仍然不习惯从这么高的地方俯视猫群。看见本族猫仰头望着他，一双双眼睛里反射着月光，他仿佛看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想起一会儿就要面对虎星，他心里越发不安。

他说："影族和河族迟到了。"

高星动了动耳朵表示赞同，他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的神色，说："云层快要遮蔽住月亮了，也许星族很不高兴。"

火星仰头望见远方的云层渐渐逼近。

空气很潮湿，他的心情开始激动起来。如果星族遮住月亮，而虎星还没有出现在这次森林大会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火星觉得和风族族长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的机会来了，于是他说："高星，我很担心虎星也许在密谋……"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听盆地边传来得意扬扬的号叫声。片刻之后，影族和河族一起走进会场。虎星纵身跳上巨岩，豹星紧随在他身边。

虎星既不和高星、火星打招呼，也不和他们商量该由哪位族长先讲话，便高声说："所有族群的猫们，我有个消息要宣布，听好了，森林里正在发生一场巨变。"

火星困惑地看着虎星。当虎星提到"消息"二字时，火星还以为他指的是雾脚和石毛的事，可那件事根本称不上是"巨变"呀。

会场上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猫都睁大了眼睛等着虎星往下说。火星身上的每一根毛都竖立起来，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满天乌云的缘故。

虎星说："是的，巨变。星族告诉我说，帮助森林里的每一只猫应对这场巨变是影族不容推卸的责任。"

"每一只猫？"高星小声嘀咕了一句，随即走上前，"虎星——"

虎星没有理会他，继续说："星族会助影族一臂之力。在我们当中，只有我得到了祖先的赐福，这是因为我肩负着复兴族群的伟大使命。"

火星暗想：哦，是吗？他可不相信星族会给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什么一臂之力。火星扫了一眼会场，没有发现奔鼻。在影族前族长夜星患病期间，好在有影族巫医奔鼻主持大局，但他对虎星接替影族族长一事显得并不怎么高兴。火星本想看看奔鼻对虎星的上述一番话做何反应，但他找来找去，也没有看见奔鼻的影子。

火星想：把奔鼻留在家里，这样他就不能反对虎星的言论了吧。

与此同时，火星还注意到河族副族长石毛也没有参加大会，不知是因为他

身上那一半雷族血统的问题，还是因为他对豹星与虎星结盟的事情有看法。

应该在的不在，不该在的却在。火星看见黑条居然坐在巨岩下，他和影族副族长黑脚坐在一起，仰望着虎星，目光中充满了崇拜之情。显然，黑条被逐出雷族后便径直投奔他的旧同党了。

虎星又说："众所周知，变化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这种灾难性的变化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去年落叶季，森林里多处地方都遭受了洪灾。接着，一场大火又席卷了雷族领地。"说到这里，他瞥了火星一眼。火星见他那副傲慢样儿，恨不得在他脸上狠抓几下。"侵入我们领地里的两脚兽越来越多，族群的生活举步维艰，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改变以应对这场危机。"

巨岩下有许多猫大声吆喝表示赞同，不过他们都是影族和河族的。雷族和风族的武士们面面相觑（qù），都不明白虎星说这番话到底有何企图。火星也感到十分震惊。他本以为虎星会在这次森林大会上公开雾脚和石毛的身世，并向雷族要回黑莓爪和褐爪，因此他已经筹划好了应对的办法，不料事情竟会发展得如此出乎意料。

"星族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虎星说着，仰头望了眼天空，乌云越积越厚。虎星继续说："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如今森林里四个族群各自为政，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相互争斗上。如果我们成为一家，实力一定会大大增强。四大族群必须合并！"

会场上一片寂静，微风拂过，四棵橡树发出轻轻的沙沙声，远方传来一声闷雷。火星目瞪口呆地看着虎星。森林里只保留一个族群？可一直以来星族规定的都是四个族群啊！

虎星说："豹星已经同意将河族和影族并为一族，新成立的族群名字叫虎族，我们将会分享领导权。"

分享领导权？火星才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呢。虎星永远也不会和别的猫分享权力。

这时，虎星转头对火星和高星说："我们诚恳邀请你们加入新的族群。让我们一起统治这片森林，从此一团和气共享和平吧。"

没等虎星把话讲完，高星怒气冲冲地走上前。他并没有对虎星，而是对会场上的所有猫说："虎族是古时候一个伟大族群的名号。"他的声音清朗而

有力，就如一只年轻猫，“虎星没有权力用这个名号，而且我们也没有权力改变森林里族群的数量。自古以来，我们就生活在四大族群的环境里，这是星族为我们制定的武士守则所规定的。违背武士守则，是要遭报应的。”他

转头对虎星低嘶着说，“除非我死了，否则别想让风族加入你们！”

虎星缓缓眨了眨眼睛，眼里凶光乍（zhà）现，但他仍旧语气平和地说：“高星，我理解你的想法。这是件大事，像你这样年迈的老猫需要些时间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这是为了我们所有族群着想。”

高星厉声喝道：“我还不至于老到头脑发昏的地步，你这浑蛋！”

虎星将双耳贴平，但他的怒火没有立刻发作。他冷笑说：“那么，这位雷族的新族长怎么看待这件事？”他的话里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就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火药味。

火星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扑通直跳。雷族和风族的领地恰巧在河族和影族之间，如果豹星和虎星结盟，那他和高星也可能结成统一战线。

火星俯视猫群，看见雷族和风族的武士们脸上都充满了不安的神色。沙风站起来高声说：“不能答应，火星，永远也不能答应！”不过此时风族里有几只猫开始低声交谈起来，似乎在讨论虎星的提议。火星发觉虎星很聪明，他讲的大部分理由都是事实——日子的确过得越来越艰难。也许各族之间联合起来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火星坚信，即使森林里族群数量不变，大家也能另想办法应对危机。况且就算他考虑合并族群的意见，新族群的族长也决不能让虎星担任。

虎星又瞥了眼布满乌云的天空，说：“嘿，火星，你哑巴了吗？”

火星上前两步站在高星身侧，毅然说道：“我永远也不会让你接管我的族群。”

高星喝道：“尽管动手好了！”

“动手？”虎星睁大眼睛，看上去仿佛受到了委屈一般，“我来这里是为了提出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办法。高星、火星，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之后再决定，但别拖延得太久了，星族不会永远等下去的。”他的语气中隐隐含有威胁的意味。

火星顿时雷霆大怒。虎星怎么敢借星族之名独霸森林呢？

火星猛地转身背对虎星，大踏步走到巨岩前端。到他说话的时候了。等他讲完下面一席话，虎星的真面目就会暴露在众猫面前——他是一个凶手，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双手沾满了鲜血。就让豹星好好看看她信任的猫究

竟是个什么东西好了！

火星朗声说：“风族、河族还有影族的武士们，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你们宁可相信獾（huān）头上会长角，也不要相信虎星的话。”

虎星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但他并没有朝火星扑过去，而是仰脸站立，刻意做出一副冷漠的样子。

火星继续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猫都不知道虎星为什么会离开雷族。你们想知道真相吗？那是因为这只猫野心勃勃、穷凶极恶，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宁愿牺牲别的猫的生命。”

一道霹雳划破夜空，森林里立刻被照得煞白。上空响起轰隆隆一阵雷声，将火星的话淹没了，听起来似乎巨岩就要炸开一般。

“天意！这是星族的意思！”虎星大吼道，他仰天望着从乌云后透过的些许月光，“感谢你，星族，感谢你们向我们表达了你们的意愿。森林大会到此结束。”

他转头恶狠狠地对火星说：“真是不巧啊，宠物猫，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这是你拯救那些可怜虫的最后机会了。”

说完，这位影族族长便跳下巨岩，带领手下消失在周围的灌木丛里。一阵狂风卷来，火星差点儿被吹倒，接着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火星半跳半滑地从巨岩上下来，向雷族众猫发出招呼后，便奔到灌木丛里躲雨。过了一会儿，灰条和沙风围了上来。火星抖了抖身上的雨水，四下寻找高星，但高星并没有跟过来。

雨越下越大，雨水打在树叶上四下散去，四棵巨大的橡树在狂风中剧烈地摇摆，草和灌木都被吹得趴在地上。虽然周围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但火星的内心更加混乱。

他仰天长啸：“这不可能！我以为虎星还没有独霸整个森林的想法。”

灰条问：“但我们能怎么办呢？你没有把虎星的真面目揭发出来。”

沙风生气地说：“这不是火星的错，都怪这场暴风雨。”

火星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们得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什么可决定的？”沙风厉声喝道，战斗的火焰在她的眼中燃烧，“当然是奋起反抗了——直到我们把那个浑蛋赶出丛林为止。”

火星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不由得想起蓝星说的那个预言：“四个将变成两个，狮子和老虎之间发生大战。”

“老虎”指的一定是虎族了，可“狮子”指的又是什么呢？

第四章　咆哮的雄狮

暴风雨很快结束了，火星率领雷族众猫返回营地。大雨过后，乌云散尽，每一处枝头都挂满了水珠，银毛星带璀璨明亮。火星仰天默默祈祷：伟大的星族，请给我指条明路吧。

他开始担心虎星会趁着他离开、营地防守空虚的机会搞突然袭击。如果虎星能借此削弱雷族的力量，火星为了保住剩余猫的性命，就只得乖乖向他屈服了。一路上火星都心急如焚，直到他奔回营地，看见这里平安无事，这才松了口气。

白风原本在武士巢穴外站岗，这时走过来说：“你们回来得可真早，我还一直担心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呢。”

火星回答说：“是的，可那还不是最坏的。”

“最坏的？”白风吃惊地睁大眼睛。火星把森林大会上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族里的猫渐渐围了过来，大家听了虎星的计划后，都感到十分震惊。

火星最后说：“后来暴风雨来了，虎星说那是他得到星族支持的一个信号。他和豹星离开后，森林大会就中断了。”

白风若有所思地说：“也许那的确是个信号，可那是星族对虎星发怒的信号。”

火星见炭毛从头到尾都紧皱眉头，于是问她：“炭毛，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如果那是个信号，就说明星族不愿让你揭露虎星的真面目，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炭毛耸了耸肩膀，“有时暴风雨仅仅就是暴风雨罢了。”

长尾嘟囔说：“对雷族来说，这场暴风雨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

云尾大声嚷嚷：“真希望我当时在场。我会把虎星的喉咙掐断，所有欠账都一笔勾销。”

火星反唇相讥：“幸好你不在场。在森林大会上袭击一族族长，星族一

定会大发雷霆的。”

云尾不服气地眯缝起眼睛说：“如果星族真有那么大的威力，他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

亮心温和地说：“也许他们会帮助我们的。”

鼠毛问：“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她一直坐立不安，仿佛想立刻冲出去和敌猫大打一场，“你不会想加入那个什么虎族吧？”

“永远也不可能。但这件事需要从长计议。”火星坚决地说，“从现在起，我们需要增加巡逻的次数。有谁自愿执行早班巡逻任务？”

鼠毛立刻主动说：“我去。”

火星说：“有劳了，注意影族边界的情况。假若撞见虎星手下的武士，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该怎么做。”

云尾热切地说：“算我一个，鼠毛，我要把影族的毛揪下来当铺垫。”

火星对云尾这句充满敌意的话没有理睬。尽管云尾不把星族和武士守则放在眼里，但他对族群的赤胆忠心众所周知。

白风又安排了蕨毛和刺掌凑成了一组巡逻队，然后他们各自散开准备执行巡逻任务去了。族群里其他猫也纷纷散去，火星看见他们的脸上带着惊惧的神情。

空地上只剩下他和炭毛，火星长长叹了口气，说：“这种日子到底还有完没完？”

炭毛将鼻子贴在他的面颊上，宽慰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由星族说了算的。不过有时我觉得虎星一日不死，丛林里便一日不得安宁。”说着炭毛眯缝起了眼睛。

火星说：“好了，向我攻击。”

几步开外的地方，黑莓爪趴在训练沙坑的地上。他开始匍匐（pú fú）接近火星，眼神左顾右盼，游走不定，似乎在寻找最佳的攻击位置。

过了一会儿，黑莓爪纵身跃到半空。火星早有准备，他迅速侧身避开，等黑莓爪落地的一瞬间，一脚踹在黑莓爪的侧腹。黑莓爪顿时摔了个四仰八叉，样子狼狈至极。

火星说：“你还应该再快一些，别给敌猫思索的时间。”

黑莓爪爬起身，吐掉嘴里的沙子，突然又扑了过来。他前爪探出，抓住火星的脸部猛地一推，火星立足不稳顿时摔倒在地。黑莓爪抢上去压住他，两只猫的鼻子几乎触到一起。

黑莓爪问：“像这样吗？”

火星把他从身上推开，说：“让我起来，你这大块头！”他抖了抖身上的沙子，又说：“是的，就像这样。你进步很快，黑莓爪。”

黑莓爪立刻容光焕发，忽然间，火星似乎看到了一个小虎星——强壮、敏捷、勇敢，而且野心勃勃。不过黑莓爪的野心好像只体现在成为一名最优秀的武士以便更好地为族群服务上。

火星舒了口气，感到心满意足。他一整天都被公务缠身，能够忙里偷闲来训练学徒实在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

“火星，我想问你，为什么所有猫都认为加入虎族很糟糕呀？”黑莓爪接下来的话让他心里一沉。

“什么？”火星心头顿时蹿起一股怒火，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学徒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黑莓爪有些胆怯，但仍硬着头皮说：“蜡爪把虎星在森林大会上说的话告诉我了。现在的确是艰难时刻，每一只猫都在抱怨猎物短缺以及森林里出现了更多的两脚兽。况且，如果河族加入了影族，那么虎族将成为森林里势力最强大的族群。加入他们有什么不对吗？”

火星深吸了口气。毕竟，他刚进入丛林时也不明白族群之间为什么会有争斗，曾经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于是他坐在黑莓爪身边说：“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第一，自古以来森林里便有了四大族群；第二，加入虎族将意味着雷族走向覆灭。”

“为什么？”

“虎星说四位族长将会联合领导新的族群，但他的话并不可信。”火星尽量语气温和地谈论黑莓爪的父亲，但事实不容回避，“虎星会进行独裁统治，到那时，我们将失去雷族的一切特征。”

黑莓爪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明白了。谢谢你，火星，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那么咱们就继续来吧。”火星跳起身，“我这里有一招儿你应该会觉得管用。”

虽然训练继续进行，但火星对黑莓爪的信任毕竟蒙上了一层阴影。

训练结束后，火星派黑莓爪去为长老们狩猎，自己则返回营地。这时，云尾从训练沙坑外跳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亮心。

“火星！亮心准备练习一下她的动作，你想看看她的进展情况吗？”

“哦，当然了——开始吧。”尽管亮心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火星不相信她还能战斗。不过自从换了名字后，她变得更加开朗和自信了，因此火星也

想尽量给她一些鼓励。

云尾和亮心跑到沙坑中央。两只猫彼此绕着对方走动了一会儿，然后云尾冲上去对亮心瞎眼的一侧接连挥出两拳，亮心被打翻在地。火星一阵紧张，如果这是真的临阵对决，敌猫必定继续攻击。

不料亮心并没有从云尾身边滚开，而是反身向他扑去。她紧紧缠抱住云尾，将他掀翻在地。火星饶有兴趣地看着两只猫在地上扭打，争斗中，亮心突然翻身而上，用爪子按住云尾的脖子，将他死死钉在地上。

火星走过去说："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亮心放开云尾，云尾跳起来抖掉身上的沙子。"亮心，这次冲我来。"火星说道。

亮心神情紧张地面对着他。火星发现想从她瞎眼的一侧接近过去要比料想的困难，亮心不停地移动身体，逼得他不得不改变方位。最后，火星瞅准机会扑过去，亮心从他爪下躲过，又使出刚才对付云尾的那一招儿。两只猫在地上来回滚打，直到火星将她制服。

云尾神采飞扬地走到他们身边说："比看上去要难对付，是吗?"

"确实如此。干得漂亮，亮心。"火星放开亮心让她起来。亮心听到火星的夸赞，顿时独眼放光。火星头一回对亮心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武士抱有了一线希望。他对亮心说："继续练习，等过一阵子让我再看看。我觉得大家也许能从你这里学到几招儿呢。"

暴风雨过后，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每天清早起来，都会见到树丛草丛间结满了白霜。几天后又下了一场小雪。猎物越来越少，捕到的那些也都瘦骨嶙峋（lín xún)，对饥饿的猫们来说连塞牙缝儿都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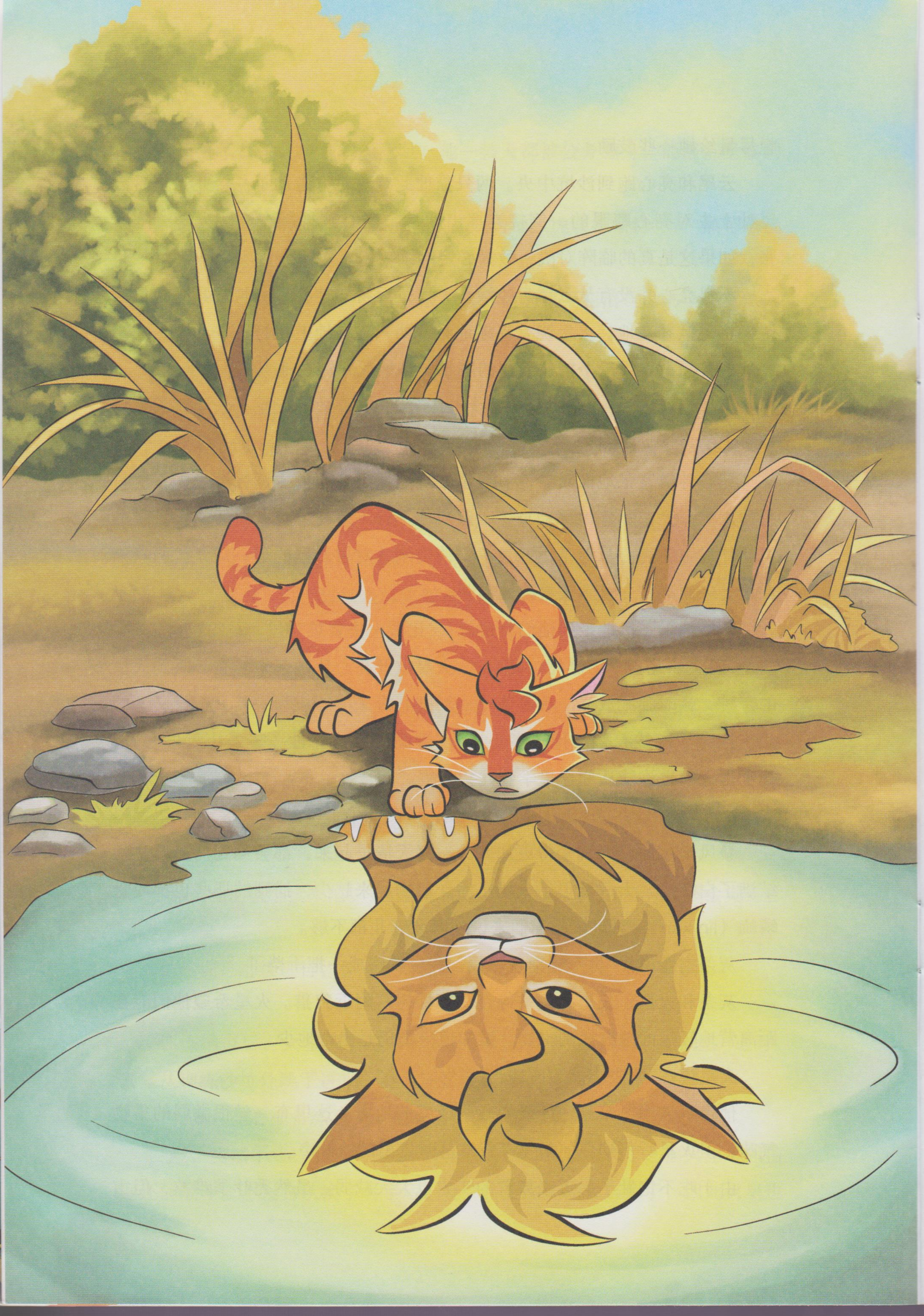
灰条抱怨说："再不能饱餐一顿，我就要瘦成一把干柴了。"

灰条和火星、长尾、刺掌等在"四棵树"附近狩猎。火星希望他们能在距离营地较远的地方捕到猎物，谁知道猎物仍是出奇地少。

火星说："我去小溪边碰碰运气。"

他走下坡岸，来到一处灌木较为茂盛的地方。这里有一丝很微弱的猎物气味，但火星听不到任何猎物穿行草丛时发出的沙沙声。

由于吃不饱肚子，近来族群的实力也大大减弱。虽然秃叶季难熬，但雷



族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虎族。雷族能够保卫自己吗？火星对此也是心里没底。

他不由自主地走到小溪边俯下身子喝水。太阳从他身后照过来，金灿灿的光射在水面上，将火星笼罩其中。那一瞬间，他的头发生了变化，好像一只咆哮的雄狮。他仿佛长出了厚密的鬃（zōng）毛，目光也变得炯炯有神。火星曾听说，狮子只在古老的传说中出现过。

他吓得大叫一声，急忙向后跳开，冷不丁撞在一棵大树上，立刻摔了个四爪朝天。当他站起来时，发现斑叶竟然站在小溪对面望着他。

美丽的斑叶面带微笑，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火星倒吸了口凉气："斑叶！"斑叶从来只是在火星梦中出现，他不知道眼前的景象是真是幻。火星正要跳过小溪，只见斑叶晃了晃尾巴，示意他站在原地。

斑叶脸上的笑容就像清晨的白霜一样忽然消失，她严肃地说："按照你看到的去办，那是你的足迹，火星，认清你的使命。"

火星急切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斑叶说完话，身影越来越淡。她凝视着火星，目光中充满了爱。

火星哀求道："斑叶，别离开我，我需要你。"

但斑叶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便不见了。

"火星！"

火星定了定神，转头看见灰条向他跑来。

灰条问："没事吧？你刚才大叫一声，把附近的猎物都吓跑了！"

火星回答："我很好，只是被吓了一跳而已。"

灰条打量着他，似乎对他的答案有些不满意。过了一会儿，灰条说："就算相信你好了。咱们去瞧瞧长尾捉的兔子——像狐狸一般大啊！"

火星站在原地没有动，仍在想刚才水里的那副面容，他看上去就像狮族中的一员。蓝星的预言又在他耳边响起："狮子和老虎之间将发生大战。"

预言的意思是说森林里将会产生一个新的族群——狮族来对抗虎族吗？难道星族想让火星来领导这个新的族群吗？

第五章　囚犯？

灰条说：“火星，我想问你件事。”火星卧在荨麻丛旁，蕨毛带领队伍外出执行夜班巡逻任务去了。他要先吃一顿晚餐，然后再去影族边界巡查一番。

火星回答：“没问题，什么事啊？”

灰条趴在他身边正要开口，忽然见椐爪怒气冲冲地从长老巢穴里出来，径直朝金雀花通道走去。黑莓爪紧跟着出来，嘴里衔着一捆苔藓，样子显得十分焦急。

火星喊道：“椐爪！出什么事了？”

椐爪犹豫了一下，随后走过来站在他面前，生气地说：“是小耳！如果有谁想把他的皮毛扒下来……”

火星呵斥说："你不该用这种口气谈论长老。小耳为族群做出过贡献，我们应该尊重他。"

"可谁又来尊重我啊?"榍爪被怒火冲昏了头，竟然忘记自己在和族长讲话，"就因为我为长老清理铺垫迟到了一会儿，小耳就说虎星也从来不情愿为长老服务，他还说我长得和我父亲一个德行。"她的爪子狠狠地抓着地面，似乎将地面当作了小耳的皮毛，"他也不是第一次说这种怪话了，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种侮辱!"

就在榍爪发火的时候，黑莓爪赶过来，放下嘴里的苔藓说："你知道每到冷天，小耳的关节就痛得要命。"

榍爪瞪着哥哥吼道："你不是我的老师，别来告诉我该做什么!"

火星说："冷静点儿，榍爪。"他想说族里没有谁相信她会成为虎星那样的凶手和叛徒，但这种话连自己都不相信。于是他说："作为一名学徒，你尽心尽责，就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武士，大家迟早会看到这一点的。"

黑莓爪说："我一直都是这么告诉她的。"他随即又对妹妹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虎星的阴影中，只有自立自强，大家才会相信我们的忠诚。"

灰条插言说："有些猫已经相信了。"黑莓爪感激地瞅了他一眼。

榍爪的怒火稍减了几分，她哼了一声，一甩头走开了。她一边走向金雀花通道，一边扭头说："我去找些新的苔藓回来。"

榍爪走后，黑莓爪说："对不起，火星，不过榍爪的确很生气。"

火星宽慰他说："我知道，我会找个时机和小耳好好谈谈的。"

"谢谢你，火星。"黑莓爪感激地低头行礼，他衔起苔藓，匆匆忙忙追赶妹妹去了。

火星担忧地看着两名学徒远去，决定抓紧时间和小耳谈谈。拿出身来羞辱那两名学徒只会让他们对雷族更加疏远。

火星意识到灰条仍耐心地等候在旁边，连忙说："好啦，说说你的事吧。"

灰条说："是关于我的两个孩子。自从森林大会过后，我更加担心他们了。雾脚和石毛没有到场，我得不到孩子们的任何消息。如今虎星接管了河族，我的孩子肯定很危险。"

火星咬了口水老鼠肉，边嚼边想。他咽下嘴里的肉，说："我觉得他们

不会比别的猫更危险，现在虎星最需要的是实力，他想让所有学徒组成一支战斗力量。”

灰条反驳道：“但虎星知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谁，他对我恨之入骨，我担心他会迁怒于风爪和羽爪。”

火星知道灰条对虎星的敌意很深，于是他问：“那你想怎么样？”

灰条紧张地眨眨眼睛，说：“我想咱们俩到河对岸去，把孩子们接过来。”

火星瞪着他说：“你疯了吗？你想让你的族长潜入河族领地里去偷两名学徒吗？”

灰条不安地说：“嗯，如果你把它当作……”

“你还能把它当作别的什么？”火星尽量保持冷静，但灰条的建议跟断尾偷盗幼崽的罪行没什么两样。如果河族发现他们这么做，雷族将会招来疯狂的报复。到时候影族也会插上一手的，这个风险让火星难以承受。

“我知道你不会听的。”灰条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

“我在听啊，灰条，你回来，这件事还可以商量嘛。”见灰条停住脚步，火星又说，“你并不知道羽爪和风爪是否身处危险。他们现在是学徒，而不是幼崽，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将来。如果他们想留在河族怎么办？”

灰条绝望地说：“我知道。别担心，火星，我明白你也无能为力。”

“我不是这个意思。”火星关心地说，他不可能对朋友的困难袖手旁观。灰条听了他这句话，立刻竖起耳朵，好像又看到了一线希望。火星继续说：“假如我们去那里，就我们两个，看看他们的情况，你说怎么样？如果他们平安无事，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他们真的很危险，我就邀请他们来雷族。”

灰条顿时来了精神，说：“太棒了！谢谢你，火星，我们现在能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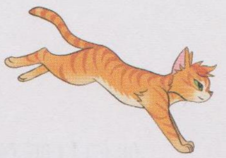
“你说了算，不过先得让我把这只水老鼠吃了。你去找白风，请他帮忙处理一下族群事务，但别把我们的去向告诉他。”

灰条朝武士巢穴奔去，火星吞下最后几块鼠肉，伸出舌头舔净嘴角周围。这时灰条也回来了，两只猫向金雀花通道走去。

刚走到营门口，便看见一个熟悉的黑色身影走了进来。

火星大喜，叫道：“乌爪！看见你真高兴。”

乌爪回礼说：“我也很高兴。”他和火星、灰条先后触了触鼻子，“灰



条，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你好吗？”

“我很好。”灰条见乌爪毛色光鲜，于是又说，“看来你过得不错嘛。”

乌爪解释说：“我是来悼（dào）念蓝星的，火星，你说过我可以来的。”

“是啊，当然可以了。”火星瞅了眼灰条，见他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乌爪，你能去找炭毛吗？她会带着你去蓝星的墓地。灰条和我正要外出执行任务。”

乌爪有些忌妒地说：“听起来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啊！这次是什么任务？”

灰条悄声告诉他：“我们去河族探望我的孩子，现在虎星接管了河族，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全。”

乌爪吃惊地睁大眼睛。火星这才想起来，乌爪对森林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于是他简要地把虎星的所作所为对乌爪讲了一遍。

乌爪听完后惊呼：“这可真是场灾难啊！我能帮什么忙吗？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

他显得精神十足。火星估计乌爪期待着这次历险，想想当初乌爪被虎星吓得魂飞魄散的模样，如今的变化可真大啊！

火星觉得让乌爪随行能多个帮手，便说：“那可就太好了。”

火星在丛林间疾奔，两位老朋友伴随左右。他仿佛又回到三只猫从前做学徒时一同训练一同狩猎的光景，肩上担负的责任没有了，自己又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猫了。

不过他知道往日的时光一去不返，如今他是族长，一族老小的生活都指望他了。

他们走出森林时，太阳已经偏西了。火星让灰条和乌爪留在原地等候，自己则利用灌木丛做掩护一直走到能够望见河流的地方。

这里的河水很浅，有些鹅卵石露出了水面，踩着它们就能过河。火星嗅到一股浓烈的猫的气味——是河族和影族的混合气味。只见一支巡逻队正沿着对岸行走，由于距离太远，火星看不清他们是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巡逻队里没有雾脚和石毛那蓝灰色的身影。

火星心里一阵失望。如果雾脚和石毛能在边界处出现，那么灰条就能向

他们打听孩子们的消息，他们也不必再进一步冒险了。现在，他们不得不潜入河族领地。

火星知道，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出河族领地是件极困难的事。如果对方发现他这个族长竟然偷偷溜进外族的领地，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但为了灰条，他不得不这么做。

灰条匍匐过来，小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停下来？"

火星将耳朵朝那支巡逻队摆了摆。过了一会儿，只见巡逻队消失在河岸的芦苇丛里，气味也渐渐淡了。

火星说："好啦，咱们走吧。"

火星第一个踩着河面上的鹅卵石过河。奔腾的激流让他回想起上一次遭受洪灾的情景。为了救雾脚的两只幼崽，他和灰条差点儿淹死，他们还为吃不饱肚子的河族猫提供猎物。豹星显然已经忘了这些。

不过现在想这些事情也是白想。火星过河后立刻钻进芦苇丛，探查附近有无敌猫。这里只有巡逻队的气味，而且越来越弱。

他蹑着脚步沿着河边逆流而上向河族营地走去，灰条和乌爪跟在后面。一阵微风吹来，空气中忽然多了一股新的气味。火星心生警觉，立刻停下脚步。这是一股腐烂的气味，简直臭气熏天。

乌爪忘记了身处险境，大声说："呸！什么味道？"

火星强忍住没有呕吐，说："我不知道，说是狐狸的粪便吧，可又没有狐狸气味。"

灰条抱怨说："不管是什么，反正臭死了。好啦，火星，我们得赶紧走，别让敌猫发现我们。"

火星说："不行。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灰条，但这件事太奇怪了，我们必须去探个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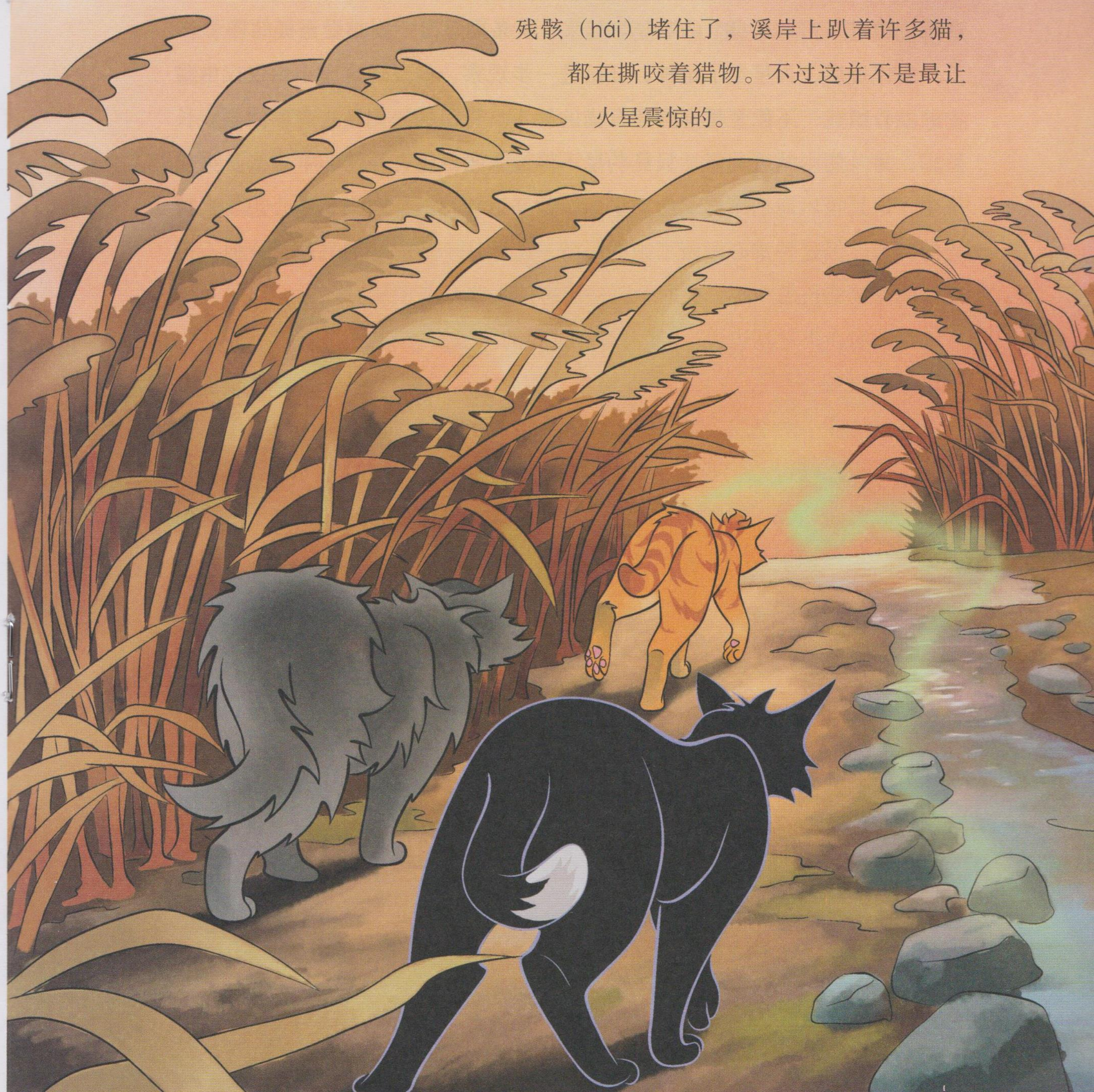
只见前方不远处，一条小溪缓缓而下汇入主河道。火星沿着小溪行走，芦苇丛越来越茂盛，那股臭味也愈发浓烈，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猫的气味，既有影族的也有河族的，似乎是一支巡逻队。火星朝伙伴们晃了晃尾巴，示意他们跟来。这时他逐渐听到前方传来的声音：一群猫在芦苇中穿梭发出的沙沙声和讲话声混在一起。

灰条小声说："怎么回事？这里并不靠近营地啊。"

火星摆了摆尾巴，示意灰条不要出声。幸好这里的臭味浓烈，遮掩住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雷族气味，这样他们不太容易被发现。

火星继续向前靠近，行动时更加小心翼翼。他爬到空地边，芦苇丛到这里开始变得稀疏。火星紧贴阴湿的地面尽可能地向前爬，直到他能够看见外面的情景。

火星一眼望去，惊得差点儿失声尖叫。只见小溪几乎被随意丢弃的猎物残骸（hái）堵住了，溪岸上趴着许多猫，都在撕咬着猎物。不过这并不是最让火星震惊的。



原来在他藏身处的正对面，竟然有一座白骨堆成的小山。骨山在夕阳的余晖中发出白森森的光，其中有些骨头小若牙齿，有些骨头则大如狐狸或者獾的腿骨。

火星顿时如坠冰窟，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梦里，那座阴森森的骨山，如今竟然出现在真实的世界里。更让他感到胆寒的是，昂首高卧在骨山上的就是新近合并成立的虎族族长。

火星恨不得撒腿就跑，但他必须查清楚虎星在干什么勾当。这时灰条和乌爪也爬过来，乌爪身上的毛竖立起来，灰条则显出一副难受至极的样子。

震惊过后，火星定了定神，开始进一步观察。他发现这座小山仅仅由猎物的骸骨组成，不像梦里那样还有猫的骨头。骨山的一侧站立着影族副族长黑脚，另一侧则站着豹星。只见豹星不停地东张西望，神情非常紧张。火星猜测，她是否后悔把族群交给虎星了，他知道豹星胸怀大志，一心想壮大河族的实力，但这种雄心蒙蔽了她的眼睛，让她认不清虎星的真面目。但不论这位前河族族长怎么想，此时她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灰条附在火星耳边说："我没有看见我的孩子们。"

火星发现雾脚和石毛也不在这里。实际上，这里大部分的猫都来自影族，河族的除了豹星之外，就只有黑掌和巨步了，而且两族的巫医也不在这里，火星隐隐感到大事不妙。

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虎星站起来，有几根骨头从小山上滑落。虎星两眼放光，他得意扬扬地大声吼道："虎族的同胞们，都到骨山这边来开会！"

空地上的猫立刻走到骨山前，毕恭毕敬地趴下。另一些猫则从芦苇丛里走了出来。

乌爪悄声说："他一定是依照高岩的样子堆起了这座骨山，这样他就能从高处俯视族群了。"

等武士们纷纷入座后，虎星宣布说："审判开始！把囚犯押上来！"

火星和灰条面面相觑，都感到十分迷惑。虎星从哪里捉来的囚犯？难道他已经袭击过风族了？

虎星一声令下，一名影族武士——就是曾经追随断尾的泼皮猫豁牙——

立刻消失在芦苇丛里。过了一会儿，他拖拽着另一只猫回到空地。起初火星并没有认出那名瘦骨嶙峋的武士，只见他身上的毛蓬松凌乱，被撕裂的一只耳朵仍在不停地流血。后来，当豁牙把那名武士推到骨山下时，那名武士转过脸，竟然是石毛！

火星察觉到灰条的肌肉紧绷，他急忙伸出爪子挡在灰条身前，防止他冲出去。灰条气得面容扭曲，强忍住没有发作。

芦苇丛又向两边分开，这一次火星立刻认出了走进空地的猫，他皮毛光滑鲜亮，骄傲地仰着头，原来是黑条。火星怒火上涌，暗暗骂了一句："叛徒！"

这时芦苇丛里又是一阵晃动，另一名影族武士押着两只个头较小的猫走进空地，其中一只是银灰色的虎斑猫，另一只则是深灰色的。他们和石毛一样消瘦，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他们蜷缩在骨山的阴影里，惊恐地四处张望。

火星背上立刻掠过一丝寒意。原来那两只小猫正是灰条的孩子——羽爪和风爪。

第六章 悲惨之夜

灰条心急之下，就要跳出去。“不！”火星赶紧压在灰条的背上，“如果虎星看见我们，那我们就死定了！”

乌爪也按住灰条的肩膀，悄声说：“火星说得没错，我们和这么多猫打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灰条拼命挣扎，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他怒气冲冲地骂道：“放开我！我要杀了那个浑蛋！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

火星厉声呵斥：“不行！如果我们现在暴露自己，立刻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不会丢下你的孩子不管，灰条，我向你保证，但我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去营救他们。”

灰条又挣扎了一会儿，终于顺从地应了一声。火星松开他，向乌爪点了点头，示意他也松开。

就在三只猫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虎星又开始讲话了，他的声音掩盖了他们发出的响动。

虎星说：“虎族同胞们，你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境。秃叶季的寒冷威胁着我们，两脚兽威胁着我们，森林里另外两个族群依旧执迷不悟，不肯归顺虎族，他们也是我们的威胁。”

火星恼怒地晃了晃尾巴，瞅了灰条一眼：“虎星才是威胁呢！雷族和风族只不过遵从了星族和武士守则确立的传统，和平地生活罢了。”

灰条则一直盯着蜷缩在骨山前的两个孩子。

虎星继续说：“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敌猫，因此我们的武士必须忠贞不贰。虎族里不容怀有二心的猫，不容那些在战斗中摇摆不定甚至背叛本族同胞的家伙，虎族决不容忍叛徒！”

火星默想：可惜影族的族长就是个叛徒，还有黑条，那个眼看自己的族群就要被恶狗们吞噬（shì），自己却躲在一旁看笑话的家伙。

猫群中立刻响起一片附和的喊声。虎星让喊声持续了一会儿，这才摆了摆尾巴示意大家安静。

他又说："我们尤其不能容忍那些可恨的混血猫。忠诚的武士不会从别的族群里寻找配偶，纯净的血统是武士祖先赋予我们的使命。雷族的蓝星和灰条都公然违背武士守则，从外族找配偶。你们面前的这两个孩子就是那些苟且之事的结果，我们决不能信任他们。"

这时，他的副族长黑脚高喊道："净化血统！净化血统！"

黑条喊了一声，随之猫群就呼喊起来。这一次虎星任由群猫叫唤，自己则心满意足地看着空地上的情景。

火星心里一惊：这都是他和黑脚事先安排好的。

他注意到呼喊声最大的都是些影族武士，而河族武士的热情则相对较小。火星估计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虎星的话，不过是迫于淫威不敢不喊罢了。

那两名血统不纯的学徒吓得趴在地上，惊慌地看着周围愤怒的猫。石毛将他们护在身下，眼睛里射出桀骜不驯的目光。

火星奇怪：雾脚在哪里？虎星知道她也是血统不纯的猫。他怎么处置她了？

虎星又说："容忍混血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虎族里不容许存在脚踏两条船的武士。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不会泄露我们的机密甚至倒戈杀死我们呢？如果我们继续容忍这些血统和动机不纯的猫留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怎能期待战斗时得到星族的帮助呢？"

黑条张牙舞爪地尖叫："不能容忍！"

"对，我的朋友们，我们要除掉族里这些可恶的奸细！我们的族群将会重新变得纯净，我们将能得到星族无条件的支持。"

石毛跳起身。由于身体虚弱，他差点儿摔倒，但他仍努力保持身体直立，不屈地看着虎星。

他叱责说："谁都不能质疑我的忠诚，有种站出来当面说我是个叛徒啊！"

火星被石毛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所折服，差点儿失声叫好。虎星只要动动爪子就能将石毛撂倒，但他毫不畏惧。

石毛恨恨地说："直到几个月前，雾脚和我还不知道蓝星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用生命向河族尽忠，谁有异议尽管拿出证据好了！"

虎星恼火地朝豹星摆了摆尾巴，吼道："看看你选的这个副族长！河族里到处都是背叛的气味，我们必须将他们从这里连根拔除。"

豹星垂头不语。虎星的势力已经渗透得很深了，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河族族长竟然连自己的副族长都不敢保护。

不过，火星从虎星的话里听出了一线希望。虎星似乎准备将石毛和那两名学徒驱逐出去。如果事情真这样发展，那么火星和伙伴们就可以守在边界处，等他们出来后就把他们安全地接回雷族。

不料虎星却冷冷地说："石毛，我给你一个证明自己忠心的机会，杀了这两只混血猫。"

空地上顿时静得可怕，灰条愤怒地喘着粗气。幸亏虎族的武士们都在关注空地上事态的发展，没有猫听到灰条发出的动静。

灰条小声说："火星！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他的爪子紧紧抓住地面，肌肉收缩随时准备起跳。不过他仍瞅着火星，似乎在等候族长下命令。

乌爪悲痛地看着火星，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啊！"

火星感到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他不可能任由灰条的孩子死在面前而无

动于衷。如果真到了迫不得已的那一步，他就算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只听他悄声说："再等一会儿，我们看看石毛会做何反应。"

只见石毛转头面朝豹星，大声说："我只听你的命令。你肯定知道这是错误的，你想让我怎么做？"

那一瞬间，豹星似乎拿不定主意，火星真希望她能挺身而出反对虎星，从而避免河族的覆亡。但他错估了豹星，她已经完全迷信于虎星将来不败的地位，她说："现在正是艰难时刻，我们只有把四个族群合并为一族才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按照虎星的吩咐做吧。"

石毛瞪了豹星一会儿，那一会儿对火星来说简直如同好几个月一样漫长。接着，石毛转向那两名学徒，两只小猫吓得直往后退缩。

风爪舔了妹妹一下，说："我们跟他拼了，我不会让他杀死我们的。"

火星心如刀绞：真勇敢啊！石毛是一名身手高超、经验丰富的武士，虽然他现在身体虚弱，但要对付两名学徒仍是绰绰有余，何况这两名学徒明显也受到了关押和虐待。

石毛向风爪微微点了一下头，就像是老师在称赞学徒的勇气一般。然后他转头望着虎星，厉声喝道："你先杀了我吧，虎星！"

虎星眯缝起双眼，朝黑条晃了晃尾巴，命令说："那就成全你吧。杀了他！"

黑条因为虎星给了他一个证明忠心的机会而高兴得浑身颤抖。他俯低身子运足气力，随即朝石毛扑了过去。

火星感到既可怜又害怕。结局是明摆着的，石毛虚弱得厉害，根本不是黑条的对手。火星真想跳出去和石毛并肩作战，但他知道那无异于自寻死路。此刻他只有隐忍不发，才有希望救出那两个孩子。火星虽然见过不少惨剧发生，但都比不上眼前的这一幕悲惨。眼看朋友将要遭到屠杀，他却只能袖手旁观。

不过石毛也不是好惹的。只见他疾如闪电地向后退去，黑条顿时扑了个空，石毛随即反抓对方。

火星感到心里一痛。他记得自己做学徒时，石毛的母亲蓝星就曾教过自己这一招儿。火星默默祷念：蓝星啊，求你开开眼，帮帮他吧！

两名武士在地上翻滚扭打，空地上的其他猫纷纷后退给他们腾开地方。火星看到大家都专注于两只猫的打斗，不由得盘算能不能趁着眼前的机会把两名学徒救出来。但虎星就坐在骨山上，空地上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石毛死死咬住黑条颈后的皮毛想将他拉倒，但黑条个头高大，体力充沛，用力一挣便挣脱开了。两名武士都向后跳开，呼呼喘着粗气。鲜血从黑条的左眼处流下，侧腹上的皮毛也被抓掉了好几块。石毛身上的伤更是惨不忍睹，他抖了抖前爪，将爪子上的鲜血甩掉。

黑脚嘲笑说："上啊，黑条！你打起架来就像只宠物猫！"

黑条一声怒吼，又发起一轮攻击。但石毛早有准备，他轻巧地避开，当黑条从身边经过时，他用后脚狠狠踹了对方一下。不料这一踹的反冲力使他摇摇晃晃站不稳脚步，而黑条并没有被踹倒。这次轮到石毛主动发起进攻，他猛地冲过去将黑条撞翻在地，随后咬住对方的脖子。

灰条屏住呼吸，眼睛里简直要冒出火来，乌爪则紧紧抓住地面。石毛能赢得战斗吗？

不过虎星并不打算放过石毛。就在黑条徒劳挣扎的时候，虎星朝黑脚摆了一下头，命令说："你去收拾残局。"

黑脚立刻跳上前去，咬住石毛的肩膀将他从黑条的身上拖开。石毛四爪连连挥舞，都被黑脚避开。这时黑条也上前按住石毛的臀部，黑脚在石毛的喉咙上狠狠一抓。

石毛顿时发出惨叫，但只叫了半声便归于沉寂。黑脚和黑条放开石毛退后站立。只见石毛的身体不住地抽搐，鲜血从他的喉咙里汩（gǔ）汩涌出。

围观的猫群中响起寥寥的几声欢呼，接着整个空地上欢声雷动，就连豹星略作迟疑后，也跟着大家叫喊起来。空地上只有那两名学徒没有喊叫，他们惊恐地看着拼死也要保住他们的石毛。

眼看着石毛的身体渐渐软了下去，呼出了体内最后一口气，火星的心也不住地往下沉。

第七章　机智营救

“不。”灰条嘶哑地说。火星紧紧贴在他的身边，和他一样都为石毛的死感到悲痛，为这场不公平的战斗感到义愤填膺。

黑脚志得意满地低头瞅了瞅石毛的尸体。

黑条转身面对两名学徒，说：“虎星，就让我杀了他们吧。”

灰条就要往前冲，忽听虎星摇了摇头说：“真的吗，黑条？一个囚犯都能打败你，你却想在这两名学徒身上找回便宜。”

黑条羞惭地垂头不语。虎星眯缝眼睛冷冷地盯着那两只小猫，他们互相依偎着缩成一团，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悬于一线。

虎星说：“不，我暂时还不想让他们死，他们活着也许对我有用。”

火星看了灰条一眼，灰条的神情稍稍放松了一些。

虎星把豁牙叫到前面来，吩咐道：“把这两名学徒带到监牢里严加看管。”

豁牙低头领命，把两只受惊过度的小猫带进芦苇丛。灰条一直瞅着他们，直到他们离开视线才收回目光。

虎星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群猫立刻四下散去。虎星从骨山上跳下来消失在芦苇丛里，黑脚和黑条紧随左右。空地上只剩下豹星，她走上前低头看着她的前副族长，缓缓地用鼻子触了触石毛被撕碎的皮毛。不知道她说了再见没有，只见她转身跟在虎星后面走进芦苇丛。

“快去！”灰条跳起身，“火星，我们得去救孩子们。”

火星提醒他说：“是的，可我们不能鲁莽行事，要先等所有猫都离开了才行。”

灰条急不可耐地说：“我不管！如果他们敢阻拦我，我就把他们都撕成两半。”

乌爪小声说：“孩子们暂时安全，我们没必要冒险。”

火星谨慎地抬起头从芦苇丛上望出去。天色渐晚，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天空。影族和河族的气味一会儿便消失了，寂静中只听到风吹芦苇发出的沙沙声。

火星又趴下说：“他们现在都走了，这是个机会。我们去找出关押孩子们的地方，然后……”

灰条截断他的话说："然后带他们离开这里，无论如何都要带他们走。"

火星点点头，说："乌爪，你也参与这件事吗？这会很危险。"

乌爪睁大眼睛说："你以为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还会走开吗？没门儿。我和你们一起去，火星。"

火星眨了眨眼睛，感激地说："太好了，我没有看错你。"

他晃了晃尾巴，先走进空地。从芦苇丛里的隐蔽处出来，他的脚步落得更轻了。他知道自己这么做违背了武士守则，但虎星的做法让他别无选择。他不明白武士祖先们为什么眼睁睁看着石毛惨遭毒手却不出手相救。

三只猫没有走出多远，便看见小溪旁堆满了腐烂的猎物尸体。在这个严酷的季节里，虎族竟然如此浪费食物，火星见了立刻火冒三丈。

他低嘶着说："看看这都成什么样子了！"

乌爪说："但从好的方面看，这些臭味掩盖了我们的气味。"

火星略一点头，心里的怒火平息下去。乌爪看问题的眼光非常像一名武士。火星趴在一只兔子的尸体上蹭了蹭，灰条和乌爪也依次照做。

三只猫把全身都染上腐臭气味后，顺着豁牙和两名学徒消失的方向走进芦苇丛。芦苇丛里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能是众猫经常从这里走，因此踩踏出了一条路。火星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他们走到河族领地和两脚兽农田的交界地带，芦苇开始变得稀疏。火星和伙伴们走到芦苇丛边，看见面前是一处山坡，坡上稀稀落落地长着几簇金雀花和矮山楂树。在半山腰处有一个山洞，豁牙就守在洞口外。

火星小声说："这些足迹都通向那个山洞。"

灰条嗅了嗅空气说："你说得对，火星，就是这个地方。"灰条龇（zī）着利齿说："豁牙交给我了。"

"不行。"火星急忙朝灰条摆了摆尾巴，"我们不能打起来，那会把所有猫都吸引过来的。我们得另想法子。"

乌爪谨慎而又坚决地说："我可以办到。他能认出你们两个，但不认识我。"

火星犹豫了一下，然后点头问："你打算怎么做？"

"我有一个计划。"乌爪的眼睛里闪着热切的光，火星发觉这位独行者已

经把危险置之度外，盼望着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施展自己的武士技能。乌爪向他保证说：“别担心，不会出岔子的。”

说完，乌爪直起身子昂首翘尾走出了芦苇丛。豁牙站起来迎上他，一副警觉的样子。

火星蓄势待发，豁牙一旦发难他便扑出去。不过尽管豁牙心存疑虑，却只在乌爪身上嗅了嗅。

豁牙吼道：“我不认识你，你是谁，想来干什么？”

乌爪神情自若地说：“你以为自己认识河族里所有的猫，是吗？虎星让我来给你带个口信。”

豁牙嘟囔了几声，又嗅了嗅乌爪：“天哪，你可真臭！”

乌爪反唇相讥：“你的气味也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好。你到底还想不想听口信了？”

豁牙一时间犹豫不决。火星和灰条交换了一个眼光，心里扑通直跳。

最后豁牙说：“那你就说吧。”

乌爪说：“虎星要你立刻去见他，他派我来接替你看守囚犯。”

“什么？”豁牙不相信地摆了下尾巴，“只有影族猫才能看守囚犯，你们河族猫全是软蛋。虎星为什么会派你而不是我们本族猫来这里呢？”

火星心里一沉：乌爪可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不料那位独行者却不慌不忙地说：“我以为现在我们都属于一个族群了。你爱信不信，我就向虎星禀告说你不愿过去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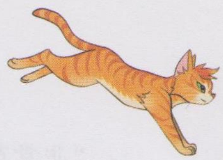
“不，等等。”豁牙抽动了一下耳朵，“我并没有说不愿去呀，如果虎星让我……他现在在哪里？”

“在那里。”乌爪的尾巴朝河族营地扬了扬，“他和黑条、黑脚在一起。”

豁牙下定决心，嘟囔说：“好吧，可你要守在这里直到我回来。如果我嗅到山洞里有你的恶心气味，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完，他走下山坡。乌爪等他离开后，走到山洞口坐下。火星和灰条藏在芦苇丛里，豁牙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相距仅有咫（zhǐ）尺之遥。由于豁牙慌忙赶路，对周围的空气没有留意。

等他走远后，火星和灰条这才和乌爪会合。灰条嗅了嗅空气说：“没



错！他们就在这里！”随后就消失在山洞里。

火星对乌爪说：“干得漂亮！”

乌爪不好意思地舔了舔爪子，又抹了两下耳朵，说：“小事一桩，都是他太笨的缘故。”

火星说：“他是很笨，不过等见了虎星后他就会发觉大事不妙。你守在这里，发现情况后立刻发出警报。”说完，他跟在灰条后面奔进洞内。

山洞里是一条狭长的隧道，还没走进去几步便漆黑一团。这里还有残留的狐狸气味，不过非常淡，似乎山洞的原主人已经离去多时了。越往里走，猫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气味越浓烈，火星仅闻气味就知道被关押在洞里的猫都已经放弃了希望。

他沿着隧道一路下行，快要到尽头的时候，他听见一名学徒惊奇地喊道：“爸爸？真的是你吗？”

火星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发觉山洞宽阔了许多，随即便踩在一只趴在地上的猫身上，他从气味中得知那是灰条。那两名学徒的气味更加浓烈了，而且火星还嗅到了另一只猫的气味，心里顿时如释重负。

他喊道：“雾脚！谢天谢地，终于让我们找到你了。”

雾脚声音沙哑地说：“是火星吗？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火星回答说：“说来话长，我会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灰条，准备好了吗？”

灰条紧张地答应了一声。虽然火星看不见他，但知道他和两个孩子抱在一起。

“我们走吧。”火星说着，艰难地在狭小的地洞里转过身，“雾脚，你和我们一同回雷族吧。”他想起雾脚和那两名学徒都很虚弱，于是又问：“你们能走那么远的路吗？”

雾脚毅然说：“只要出了这个山洞，我能去任何地方。”

羽爪说：“我们也能。”

“太好了！雾脚，对不起，我们没能救石毛……”火星不知道该怎么把石毛的死讯告诉给雾脚。

“我已经知道了。”雾脚的声音里充满了悲痛，“学徒们说他死得很英勇。”

“非常英勇，所有星族的武士都会对他表示敬重。”火星将鼻子抵在雾脚的身上安慰她，“好啦，我们不能让他白白死去，决不能让虎星再伤害你。”

火星回到洞口，确认外面安全后才从洞里走了出去。他感到自己的身上仿佛会永远带着监牢里的那种酸臭味。乌爪走在队伍最后，为其他猫保持警戒。

漆黑的夜里寂静无声，众猫沿着小路穿过芦苇丛回到空地。空地上空荡荡的，清冷的月光照在石毛的尸体上，又将骨山的阴影拖在地上，气氛阴森诡异。

雾脚走到弟弟的尸体旁低头去触他的皮毛。火星借着月光看见雾脚和死去的石毛一样都瘦骨嶙峋，侧腹的每一根肋骨都清晰可辨，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的神色。

雾脚喃喃地说："石毛，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呢？"

火星提心吊胆，生怕他们被随时可能出现的敌猫发现。但他不忍心催促雾脚，因为他们不能为石毛的尸体进行守灵仪式，这是雾脚的最后一次告别了。

石毛的学徒风爪也走上去用鼻子触了触石毛的额头，然后回到父亲身边。

眼前的一幕让火星想起了蓝星，蓝星是多么爱她的孩子们啊！她是否来过这里将儿子的灵魂带往星族呢？她和石毛都是英勇献身的，他们都是被虎星邪恶的野心害死的。那一刻，火星义愤填膺，真想立刻就去找虎星讨回公道。

灰条焦急地悄声说："火星，我们得走了。"

他的话惊醒了悲痛中的雾脚。她深深地望了石毛最后一眼，然后朝大家走去。

火星加快脚步向河边奔去，随着骨山和猎物的腐臭味渐渐远去，他心里的石头也渐渐落地。一路上，灰条陪着孩子们，时不时地顶一顶，说几句话以示鼓励。雾脚腿瘸得厉害，但她忍住剧痛继续前进。乌爪走在队伍后面，时刻注意着有无敌猫追来。

寂静的夜里，哗哗的流水声越来越响，众猫一直奔到河边也没有遇到任何敌猫。火星带领大家沿着河边往过河石头那边跑，他们就快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这块险地了。

就在此时，远处忽然响起叫喊声，六只猫一下子惊呆了。

"囚犯们逃啦！"

第八章 感谢星族

火星悄声说："快——到过河石头处！"如果是单独行动，火星、灰条和乌爪任意一个都能轻松甩掉尾随的敌猫，但此刻他们还要照顾河族的那三只猫。灰条留在后面和乌爪一起进行防卫，火星则催促着河族猫前进。

雾脚声音嘶哑着说："你们自己快逃！没有必要让敌猫把我们都抓去。"

灰条吼道："不可能！我们要同生共死。"

大家沿着河边继续奔跑，河族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跟上。远处，过河石头激起的水流哗哗声已隐隐传来，但敌猫的叫喊声也越来越大了。火星转头吸了口空气，已经能嗅到影族的气味了。

他小声说："天哪，他们追上来啦！"

火星和伙伴们到达过河石头时，尾随的敌猫还没有追上他们。火星跳上第一块过河石头，然后又跳到第二块上面，摆了摆尾巴示意雾脚跟上。

他焦急地说："快啊！"

雾脚弯曲后腿纵身跳出，落在光滑的石头上差点儿摔倒。两名学徒也依次往石头上跳。火星到河中央时停下来等待，河水不停地冲刷着他的四肢，其他猫也蹦跳着跟了上来。

河族猫身体虚弱，每跳一步都要费好大气力才能站稳脚步。雾脚跟在火星后面，火星后退到过河石头的最边缘让她通过。两名学徒仍落在后面，火星急不可耐，但仍尽量保持头脑冷静。这时，只见芦苇丛里闪出一个黑色的身影，火星一惊，强忍住没有喊出声。风爪仍然非常紧张，不敢起跳，火星平静地对他说："加油，你做得很好。"

不过，风爪身后的羽爪却看见了影族的追兵，她惊呼道："他们追上来啦！"

风爪急忙起跳，但惊慌之下判断错了距离，虽然他前爪扒住了石头，但身体的后半部分落入水中。河水猛烈地冲击他的身体，他拼命抓牢石头，大

声喊道："我掉进河里了！我撑不住了！"

火星回身跳到风爪扒住的那块石头上，石头上剩余的空间几乎让他站不住脚。他咬住风爪颈后的皮毛，风爪一松爪子，身体顿时被激流冲得向下退。一时间，火星同时承受了风爪的体重和流水的冲击力，差点儿从光滑的石头上摔下去。

就在这时，灰条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朝风爪游过来，他顶着风爪的身体用力向上托，火星配合着使劲将风爪从水里拽上来。

火星回头望去，看见乌爪正催促羽爪往下一块石头上跳。乌爪的爪子都被浸湿了，却把石头上最干燥的部分让给羽爪。

在他们身后，影族的追兵已经赶到。他们以黑脚为首，一同追来的还有豁牙和三四只猫——对方数量太多，火星发现他们根本不能迎战。

于是他喊道："加油啊！快！"他顶了顶浑身颤抖的风爪，催促道："继续前进——跟上雾脚！"

黑脚眼睛紧盯着乌爪站立的那块石头，俯下身子准备起跳。火星心里一阵紧缩，虽然乌爪很勇敢，但他接受的训练毕竟不足，不可能是影族副族长的对手。

灰条朝乌爪游去。影族武士们排在河边严阵以待，发出尖厉的号叫。

火星对雾脚说："继续前进！照顾好风爪，我一会儿就回来。"

就在他起身往回跳的时候，雷族领地内的丛林里忽然响起一声战斗的号叫。只见三个身影从灌木丛里蹿了出来：云尾、沙风和刺掌。

"感谢星族……"火星话说半截，却看见云尾向河边跑来，气势汹汹地直奔刚刚跳上河岸的雾脚。

火星赶紧跳到岸上截住云尾，将他撞了个四脚朝天。火星骂道："笨！敌猫在那里。"

他朝河中心扬了扬脑袋。只见乌爪和灰条一起对付黑条，在石头上扭打。风爪已经跳到距岸边最近的石头上，羽爪则落后他两三块石头。沙风和刺掌跳上过河石头迎战影族武士，两名学徒退到石头边缘让他们通过。

云尾对雾脚嘟囔了一句"得罪"，便冲了过去。火星也要跟去，却见黑脚从石头上跌进河里。黑脚扑通一声沉入水面下，但随即笨拙地游回到河族一侧的河岸上，两只耳朵紧紧贴在他的脑门上。三名雷族武士挤在一块石头上，对着岸上的影族追兵吆喝发威。

沙风厉声喝道："想活命的就老老实实待在那里！"

影族武士群龙无首，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他们既不懂水性，又在石头上站不稳脚步，因此无心和这些雷族猫拼斗。

黑脚爬上河岸，浑身湿漉漉的犹如落汤鸡一般。他大声吼道："别追了，让他们走！不过是几只混血猫罢了，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他手下的武士巴不得听到这句话，顷刻间就消失在芦苇丛里。

火星帮助两名学徒渡过河，灰条和乌爪紧随其后。火星为他们检查了一下伤势，发现灰条肩膀上的皮毛掉了一块，乌爪的左耳在流血，但除此之外都无大碍。

"大家干得很漂亮。"火星转头问那三名雷族武士，"没想到你们竟然会从树林里跑出来，真是太好了。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

云尾气喘吁吁地说："是你呗，你命令在边界处增加巡逻次数，我们能恰巧赶到是你的运气。"

火星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四肢立刻觉得发软。是星族及时派来了这支巡逻队。他说："好啦，我们返回营地吧，这三只猫需要休息。乌爪，你最好也和我们回去，让炭毛处理你耳朵上的伤口。"

火星走在队尾防止影族渡河追击，但河对面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过了一会儿，沙风放慢脚步和他一起走。

她问："出什么事了？这些河族猫怎么会来这里？"

火星舔了一下她的耳朵，解释说："他们都是囚犯，如果我们丢下他们不管，虎星会杀了他们的。"

沙风惊恐地睁大眼睛问："为什么啊？"

火星说："因为他们的父母分属于不同的族群，虎星说要杀光所有混血猫。"

沙风反驳说："可他自己的孩子也是混血猫啊！"

火星摇了摇头："不是的，他们出生时虎星还是雷族猫，至少他会把这个作为理由。你不会认为虎星除了杀光混血猫之外，不会再干别的出格事了吧。"

沙风眼里震惊和嫌恶的神情越来越浓，她同情地看着三只河族猫，小声说："可怜的家伙们。你想让他们留在雷族里吗？"

火星点点头，说："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火星和伙伴们到达营地时，月亮已经高高升起，整个山沟都沐浴在银色

的月光下。经历了刚才惊心动魄的场面，看过骨山和弥漫血腥味的空地，营地里宁静祥和的气氛让火星一阵恍惚，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不过好景不长，他刚从金雀花通道里走出来，就看见白风急匆匆地朝他跑来，后面还跟着蕨毛，蕨毛看上去急得快要发疯了。

“感谢星族，你终于回来了，火星！”他叫喊着，“榾爪失踪了！”

第九章　虎族偷袭

火星大吃一惊，问："失踪了？怎么回事？"白风比蕨毛略显镇静，但双眼里也充满了忧虑的神情，他说："我们也不能确定。是黑莓爪最先发现找不到她了。我原本怪他小题大做，但我们寻遍了整个营地也没见到她的影子，而且营地里没有猫看见她何时离开的。"

蕨毛插言说："都是我的错！我是她的老师啊。"

白风宽慰他说："这不怪你，我派你去狩猎了嘛，你又没有分身术。"

蕨毛沮丧地摇了摇头。

火星命令说："去把黑莓爪叫来。"刺掌立刻往学徒巢穴跑去。

这时火星让乌爪和那三只河族猫去炭毛那里治伤。灰条随他们一同前往，一来可以向炭毛当面解释，二来也是他对自己的孩子放心不下。虽然他自己掉进河里冻得够呛，但心思仍放在孩子身上。他呵护备至地陪着两个孩子走进香薇通道。

白风说："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也许榍爪突然心血来潮独自离开营地，也可能她在某个地方中了圈套或者受了伤……"

蕨毛生气地截断他的话说："或者在影族里，她可能被虎星偷走了！"

火星平静地说："但虎星一直待在河族的领地里，黑脚和黑条也在。"他看见白风惊讶地动了动耳朵，这才意识到这位副族长对刚才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云尾插言说："他可能派了其他猫来替他干这件龌龊（wò chuò）的勾当。"

火星问白风："你在营地附近嗅到影族或者河族的气味了吗？

白风摇摇头说："附近只有我们本族的气味，火星。"

火星说："看情形她似乎是自愿离开的。也许她只是想出去找件事情来散散心吧，比如狩猎什么的。"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离开营地前发生的那件

事。当时小耳将楊爪与她的父亲虎星相提并论，楊爪为此大发脾气。火星怀疑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对楊爪的伤害。

就在他沉思的时候，黑莓爪走了过来。火星命令说："你老实告诉我，楊爪离开前都干了些什么。"

"只是些学徒们的日常事务啊。"黑莓爪的语气显得很焦虑，但脸上却充满了迷惘的神情，"我们为长老们更换了铺垫，又为他们捉来猎物。然后我就去炭毛那里要了些老鼠胆汁为小耳捉虱子。等我回来后，楊爪就不见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见她。"

"你都去哪里找了？"

黑莓爪回答说："我回到取苔藓的地方，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又去训练沙坑找了一圈。"

火星点了点头："你问过长老们她是否说过什么话吗？"

白风回答："我问过了，可他们记不得有什么异乎寻常的情况。"

火星又问："那么金花呢？楊爪向她说什么了吗？"

白风摇了摇头说："她都快急疯了。我派她和鼠毛去松林里找找看，她们还没有回来。"

火星问："你嗅到楊爪的气味踪迹了吗？"

蕨毛回答说："当然。我们循着她的气味追到沟上，然后就嗅不到了。"

火星一时间迟疑不决。他非常希望楊爪的失踪能够用一个简单的理由解释清楚。作为族长，他首先应当考虑她的安危，但那并不是他最害怕的，他心里真正担心的是楊爪去找她的父亲了。

他说："我再想想法子，也许来不及了，但……"

云尾自告奋勇地说："我和你一起去。"

火星感激地冲他点点头，云尾是族里最优秀的追踪能手，于是他说："好吧，沙风、刺掌，你们也一起去。"

火星带领队伍又走出营门。此时已经是大半夜了，他却连眼都没有合一下。他身上一点儿力气都没有，此刻他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在巢穴里美美吃上一顿，不过目前那只是奢望罢了。

在沟内找到楊爪的气味并不难，可到了沟外他却怎么也找不到楊爪的气

味了，就像蕨毛所说的一样。火星怀疑楣爪是不是为了躲避追踪，故意在石头上跳跃着离去。难道楣爪真的在雷族里过得不快乐，以至于决意要离家出走？

就在他沉思的时候，忽然一处灌木丛里传来云尾的叫喊声：“在这里！她从这里走的！”

火星急忙赶过去。虽然楣爪的气味很微弱，但他只嗅了一下便识别出来了。他和云尾在充满繁杂气味的空气中努力搜寻着楣爪的气味踪迹，一路追踪到树林里。从气味中看，楣爪是独自离去的。

但当他们追到一处空地边的时候，楣爪的气味再度消失，这一回，连云尾那灵敏的鼻子都嗅不到了。

一阵寒风吹来，云层遮住了月亮，他们都冷得瑟瑟发抖。火星心有不甘地又绕着那片空地找了一圈。这时，冰凉的雨点儿开始从天上滴落。

云尾骂道："该死！这下我们可没法子再找了。"

火星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同意云尾的意见。他把仍旧在四处探寻的沙风和刺掌叫过来，说："我们回去吧，现在即使找也是白找。"

沙风朝着气味踪迹的方向望去，说："看情形她似乎往'四棵树'去了。"

火星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榾爪想去会见外族猫或者去外族的领地，十有八九会经过"四棵树"。想到这里，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慌。他可不相信榾爪只是外出狩猎，而且从其他武士的眼神中他也看出他们和自己的想法一样，榾爪去投奔影族了。

搜寻队回到营地时，蕨毛和黑莓爪仍在空地上焦急地等待着，榾爪的母亲金花和鼠毛也在。四只猫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心里都感到烦乱和绝望。

火星刚走进营地，金花立刻迎上去问："怎么样？找到什么了？"

火星平静地说："什么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金花厉声说："那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在外面找？"

火星摇了摇头，说："天黑加下雨，我们无能为力呀。她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

金花愤怒地尖叫："你根本不在乎，是不是？你认为她是有意离开的！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她！"

火星承认金花的指责并不完全没有道理，他正要加以辩白，却见金花一转身走进武士巢穴。

火星喊道："请听我说！"但金花并没有理睬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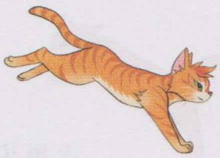
沙风同情地说："她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去帮她平静下来。"说着，她也走进了武士巢穴。

火星身心疲惫，转头看着黑莓爪，以为免不了又要受一通指责。不料，黑莓爪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的神情不可捉摸。

他说："别难过，火星，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谢谢你。"说着，他垂下头，耷拉着尾巴向学徒巢穴走去。

火星看着他离去，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袭上心头。这一天他觉得仿佛过了好几个月一般。

天边隐隐透出了一线曙光，火星很想倒在地上睡一觉，但他还有件事情



要做，他还得去炭毛那里看看河族猫的伤势怎么样了。

在前往巫医巢穴的路上，火星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领导能力。一名武士被驱逐出去，投奔他的仇敌了。一名学徒失踪了。整个丛林中都充满了恐怖和仇恨，让火星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他在小溪中看到的那个狮子的倒影似乎越来越离谱，火星不由得怀疑他们是不是选错对象了。

第二天早上，火星召集族群会议，准备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向族里通报，并且解释一下河族猫进入雷族营地的原因。

他站在高岩上，看着大家纷纷从巢穴里出来。雾脚和两名学徒已经坐在高岩下，灰条和炭毛陪着他们。三只河族猫看上去气色好多了，一顿美餐加上炭毛的精心照料似乎使他们的精力恢复了许多。

乌爪一大早便离开了营地。他的耳朵上裹着蛛丝，昨日的战斗依然让他感到心潮澎湃。

临走前他对火星说："真是太美妙了！以前的训练课程真不是白上的，我竟然还记得许多格斗招式。"

火星高兴地说："你表现得非常好，你是雷族真正的朋友。"

乌爪郑重其事地说："虎星现在的势力越来越大，雷族需要所有朋友的鼎力相助。"

他花了一些时间到蓝星的墓地前哀悼，然后才离开，返回他的两脚兽农田。

火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需要请乌爪来帮忙，大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把虎星赶出森林。但火星知道，事情发展到最后，仍然是他和虎星的单独对决。

等大家到齐后，火星开始讲话。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昨天晚上，灰条、乌爪和我到河族领地里走了一遭。"接着，他把骨山、腐烂的猎物以及虎星对混血猫的刻骨仇恨讲述了一遍。当他讲到石毛被杀的情景时，声音禁不住颤抖起来。

群猫听到这个悲惨而可怕的事情时，都非常同情河族猫，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了恐惧。

尘毛大声吼道："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向影族发动攻击，报这血海深仇呢？"

火星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仅靠雷族无法对付影族和河族，更别提打赢了。"

云尾跳起身嚷嚷："试总比不试强吧。"

火星继续说："我和你们的心情一样，我也痛恨虎星的所作所为，也担心他将来会做出什么别的坏事来。我只想知道星族想要我们怎么做，但到目前为止星族还没有任何指示。炭毛，星族向你传达消息了吗？"

炭毛仰头说："没有。"

云尾恼火地晃了晃尾巴，又坐了回去。亮心赶紧轻抚他的肩膀帮助他消火气。

火星犹豫了一下，其实星族并非没有给他任何消息。在那条小溪边，他在水中的倒影变成了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他又想起蓝星的预言："四个将变成两个，狮子和老虎之间发生大战。"

想到这里，火星脑中突然灵光一闪，顿时感觉眼前光明一片。四个将变成两个，那是否意味着雷族必须和风族联盟呢？

"嘿，我们还没走呢，火星！"尘毛的声音打断了火星的沉思。

他猛地一惊，急忙说："对不起，我召集大家来是为了向我们营救出的三只河族猫表示欢迎。雾脚和灰条的两个孩子羽爪、风爪，大家都很熟悉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们暂时留在雷族，直到他们安安全全地返回家园。"

空地上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大多数猫都表示赞同，但也有个别猫拿不定主意。

长尾首先说出了自己的疑惑："火星，你的本意很好，而且我也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到难过，但如果他们住下来，食物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正值秃叶季，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灰条跳起身说："我为他们狩猎！我在为族群狩猎的同时，也为他们三个提供食物。"

雾脚说："我们可不是坐等吃白食的废物，给我们一两天的时间来恢复体力，我们会为自己和大家狩猎。"

鼠毛站起来对火星说："现在不是谁去狩猎的问题，今年的秃叶季比往常更加难熬，我们都吃不饱肚子。要和这个什么虎族战斗，大家又需要充沛

的体力……我的意见是他们应该回家去。”

还没等火星说话，沙风便跳起来说：“他们不能回家，难道你没长耳朵吗？如果他们回去，会像石毛那样被杀死的！”

蕨毛补充说：“难道你想让雷族背负上背信弃义的骂名吗？”

鼠毛低头看着地上，身上的毛因为恼怒而竖立起来。

白风不紧不慢地说：“有件事我得说明一下，那就是这三只猫的身上都有雷族的血统，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提供庇（bì）护。”

众猫纷纷向那三只河族猫投去惊奇的目光。只见雾脚坐在高岩下，那神态活脱脱就是另一个蓝星。白风提这件事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初雾脚和石毛在蓝星的遗体旁进行哀悼时，雷族众猫就表现出很强的敌意。

不过这一回大家听完发生在骨山旁边的事情后，都已经对这三只河族猫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因此并没有表现出敌意，就连鼠毛和长尾也不再刁难。

火星低头俯视这三只河族猫，说：“欢迎到雷族来。”

雾脚感激地低头行礼说：“谢谢你，火星，大恩大德永念不忘。”

火星说：“这只是我该做的事罢了，希望你们能尽快康复。”

炭毛说：“放心吧，火星，只要他们能吃好睡好，不会有大碍的。”

羽爪心有余悸地说：“是啊，我们在那个可怕的洞牢里连个铺垫都没有。”

雾脚舔了她一下说：“别再想过去的事了。从现在开始，集中精力把身体养好，等你恢复体力后，我们继续课程训练。”

火星这才记起，雾脚还是羽爪的老师呢。不过这是在雷族的领地里，河族猫不熟悉环境，训练时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就在他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灰条说：“风爪的老师石毛已经死了，他需要再找一位老师。我能做他的老师吗？”

说着，他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眼中充满了骄傲。火星见了也为他感到高兴，说：“好主意，我们立刻举行拜师仪式。”

风爪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雷族成员，因此为他举行仪式有些不伦不类。但火星内心中隐隐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古老的仪式和星族保持联系。

于是他跳上高岩，朝风爪晃了晃尾巴。风爪走上前，虽然他脚步虚浮，但依然把头高高昂起。

火星说：“风爪，你已经进入了学徒期。石毛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老师，雷族为他的死感到十分痛心。现在你需要一位新老师来指导你完成学徒训练。”他转头对灰条说：“灰条，风爪的训练将由你来负责指导。你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武士，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这名学徒。”

灰条庄严肃穆地点了点头，走过去用鼻子触了触儿子的额头。火星瞅了眼蕨毛，看见他脸上充满了欣喜的神情，显然是在为自己的老师收了一名新学徒感到高兴。

火星主持完会议，从高岩上跳了下来。他看了眼周围，看见沙风还没有离开，于是说：“沙风，我想求你帮个忙。”

沙风抬起头问：“什么事啊？”

“是关于雾脚的。她对这里环境不熟悉，既不知道训练的场地在哪儿，也不知道哪里是狩猎的最佳地点，因此训练羽爪时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

其实火星对自己的这个建议也是没底。不久前他让蕨毛做榾爪的老师，沙风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火星小瞧她，这次她也许又会采取抵触态度。

只听沙风说：“说下去啊。”

“我……我想问你是否愿意帮助雾脚训练羽爪，我想不出还有谁比你更合适来做这件事。”

沙风打量着火星，半晌后才说：“你觉得你可以对我呼来喝去，是吗？”

“我不是……”

沙风“扑哧”笑了，说：“嗯，也许你可以。我当然愿意帮助她了，我现在就和她谈谈。”

火星松了口气，说：“太谢谢你了，沙风。”

正在这时，营地外忽然传来尖叫声，仍逗留在空地上的猫纷纷扭头向营地门口望去。

火星看不见那边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嗅到一股血腥味和陌生猫的气味。

他分开众猫走到营地出口处，只见一只猫一瘸一拐地从金雀花通道里奔了进来。他浑身布满了伤口，毛上全是血污和泥土，一只眼睛紧闭，几乎变成了一只血猫。

火星嗅到他身上的风族气味，立刻认出对方是风族的泥掌，不由得失声叫道："是泥掌！出什么事了？"

泥掌重伤之下，再加上远途劳顿，几乎站不稳脚。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前，声音嘶哑地说："你一定要帮帮我们，火星！虎族正在袭击我们的营地！"

第十章　并肩作战

火星跳上沟沿向风族营地快速跑去，跟随在他身后的武士有灰条、蕨毛、沙风、云尾、尘毛及其学徒蜡爪。火星不敢带过多的武士去支援风族。为防止虎星用调虎离山之计，他让白风率领其余武士留守雷族营地。

雷族众猫踏上松软的风族领地时，迎面吹来一股寒风，其中夹杂着影族的气味。虽然他们距离风族营地尚远，但火星仿佛听到了那里传来的喊杀声。

灰条气喘吁吁地说："太迟了！泥掌受了那么重的伤，跑到我们营地得花多长时间啊！"

火星为保存体力没有回答灰条，但他知道灰条说得很对。这是雷族第二次帮助风族抵抗影族和河族的联手攻击了。不过上一次他们事先得到了足够的警告，才得以将敌猫赶跑。这一回等他们赶到风族营地时，战斗只怕早已结束了。不过道理虽然如此，但火星他们也不能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武士守则的精神，他自己和风族之间私下的友谊，还有希望结盟风族共同抵御虎族的迫切心情，都促使他用尽全部气力前去营救。

风族营地越来越近，影族的气味也越来越浓。不仅是影族的气味，还有河族的气味。营地内并没有传出震天的喊杀声，相反却是一片寂静。战斗一定是结束了。火星和众猫放慢脚步，提心吊胆地走过去，生怕眼前出现惨不忍睹的景象。

火星走到风族营地所在的盆地边缘，从那里他能够俯瞰（kàn）整个营地。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风族气味，其中还有一阵阵的血腥味和恐惧气味。就在他观察敌情的时候，一声凄厉的惨叫声突然划破寂静。

盆地周围长满了金雀花丛，有几处枯枝仍然挂着黄花。火星看见有许多猫一动不动地趴在营地中央的空地上。这时，一只玳瑁色母猫仰起头又发出一声惨叫。

火星失声叫道："是晨花！"

他朝武士们摆了摆尾巴，立刻钻过金雀花丛冲进营地。刚一进入空地，火星便看到风族族长高星迎了过来。

他嘶哑着声音说："火星！我知道你会来的。"

"我来晚了，对不起。"

"你已经尽力了。"高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随后转头看着满地的伤员，"你看看，虎星都干了些什么！"

灰条急切地问："快告诉我们到底出什么事了。"

高星抽动了一下耳朵，说："事情明摆着的。虎星和他手下的武士悄悄接近我们，我们猝不及防，而且对方在数量上也占压倒性优势。"

火星走上前细看，心里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所有风族武士的身上都挂了彩。风族副族长坏脚的侧腹上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静静地趴在地上。旁边的奔溪也是伤痕累累，肩膀上的皮毛被成片地撕扯下来。他们目光呆滞，似乎仍然没有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火星大为恼火。这是一次彻头彻尾毫无征兆的挑衅，虎星没有从风族手里夺走一寸土地，虽然他在上次森林大会上没有表露任何意思，但这次袭击的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在风族当中营造一种恐惧的气氛。

"嘿，火星！"火星听见一个虚弱的声音唤他，转头看去，原来是他的老朋友一根须。一根须躺在地上，喉咙和肩膀处都受了伤。风族的巫医青面正在往他的伤口上贴蛛丝，但鲜血仍止不住地流。

"一根须……"火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根须痛苦地呻吟着："情况不像表面上那么坏，你该去看看别的猫。"

火星说："真希望我能早来一点儿。"

"是啊，我也希望你能早来，你看那边……"

一根须说着扭过头，青面急忙呵斥说："别动！"

火星顺着他的目光看见晨花正趴在一具尸体上悲泣，那具尸体的个头很小，身上的毛黄白相间。

"别……"火星的喉咙顿时哽咽住了，"别是金雀花爪。"

"虎星杀了他。"一根须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恨，"虎星把他按在空地中央，手下的武士们团团围上去，我们根本冲不进去。虎星说如果我们拒绝加

入虎族，金雀花爪就是我们的下场。”

火星合上双眼，前方飘来的血腥味让他窒息。他仿佛看到那名弱小的学徒如何被虎星的巨爪踩在地上，又如何被残忍地杀害。火星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想当初风族被影族赶出领地时，他和灰条前去寻找风族并将他们带回家园。那时金雀花爪年龄还小，是火星衔着他穿越雷鬼路的。想到往事，当日的情形历历在目。

这都是拜虎星所赐！火星甚至怀疑虎星知道金雀花爪和自己之间的那一层特殊关系，因此有意选择金雀花爪下毒手。

火星睁开眼睛，轻轻走到晨花身边，用鼻子触了触她的肩膀。

晨花抬头看了看他，悲声说：“火星，当初是你救了我的孩子，没想到他最后还是落得这样的结果。这星族还讲不讲道理啊？”

火星趴下来，紧紧贴在她身边，低声说：“如果这孩子还活着，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

这时，灰条走过来低声安慰了晨花几句，然后问：“火星，我们在这里

该做些什么？这里一片狼藉，我们得帮帮他们。”

火星轻轻舔了舔晨花的耳朵，命令灰条说：“你带上两三只猫出去巡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还能行走的风族猫，叫上一两只，他们熟悉边界的情况。仔细搜查虎星的手下，看他们是否仍在风族领地内逗留。如果发现了他们，你知道该怎么做——把他们赶出去，迫不得已时就杀了他们。回来时别忘了捕些猎物，风族需要吃点儿东西，他们现在无法外出狩猎。”

灰条说：“好的。”他叫上沙风、尘毛，然后去高星那里获得在领地里巡逻的许可。高星道了声谢，命令伤势较轻的网脚陪同雷族猫前往巡查，顺便带他们去最容易捕到猎物的地方。

等巡逻队离开后，高星对火星说：“我有些话对你说，虎星让我给你带个口信。”

火星一下子竖起耳朵：“口信？”

高星说：“他让我们明天在‘四棵树’与他会面。他说他已经不想再等了，要我们立刻做出是否加入虎族的决定——如果我们胆敢拒绝，他就要对我们不客气了。”

说着，他朝伤员们和金雀花爪的尸体晃了一下尾巴，所有的悲伤都化作了这一个简单的动作。

火星看着他，两位族长相互凝视了很久。

最后火星说：“我宁死也不加入虎族。”

高星同意说：“我也一样。很高兴听到你说这句话，蓝星一直都没有看错你。当她选你做副族长的时候，许多猫都认为你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但你现在证明了蓝星的选择。森林里需要你这样的猫。”

火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对自己如此另眼相看，谦逊地低头行礼。火星说：“那么，我们明天在‘四棵树’见吧。”

高星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火星，请听我一言，明天多带些武士过去。我们拒绝加入虎族，虎星不会轻易放我们回家的。”

火星背上掠过一丝寒意，他知道高星说得没错。火星问：“假如迫不得已，我们会并肩作战吗？”

高星承诺说：“是的，我们两个族群将联合起来并肩作战，就像一头狮

子和祸害森林的老虎决一死战。”

火星吃了一惊。高星不可能知道蓝星的预言，也不可能知道火星在梦里见到的情景。但高星说的话却和那句预言不谋而合，“四个将变成两个，狮子和老虎之间发生大战”。难道星族也和他说了同样的话？火星知道这位风族族长是不会明言的—— 一位族长和武士祖先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可外传的。但高星的话提醒了他：他们都是族长，背后有两个强大族群的支持。

火星毅然说：“我以星族的名义发誓，我的族群与你们真心结交，我们勠（lù）力同心，誓死和这个恶魔战斗到底。”

高星也庄严肃穆地说：“我也发誓。”

火星昂头深吸了口气，空气中依然残存有虎族的气味。他知道这句誓言将会为他们提供不竭的动力，不是虎星被赶出丛林，就是他们失去所有生命。

Miao~

佳句妙段

动作描写

黑条一声怒吼，又发起一轮攻击。但石毛早有准备，他轻巧地避开，当黑条从身边经过时，他用后脚狠狠踹了对方一下。不料这一踹的反冲力使他摇摇晃晃站不稳脚步，而黑条并没有被踹倒。这次轮到石毛主动发起进攻，他猛地冲过去将黑条撞翻在地，随后咬住对方的脖子。

环境描写

雨越下越大，雨水打在树叶上四下散去，四棵巨大的橡树在狂风中剧烈地摇摆，草和灌木都被吹得趴在地上。虽然周围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但火星的内心更加混乱。

细节描写

他不由自主地走到小溪边俯下身子喝水。太阳从他身后照过来，金灿灿的光射在水面上，将火星笼罩其中。那一瞬间，他的头发生了变化，好像一只咆哮的雄狮。他仿佛长出了厚密的鬃毛，目光也变得炯炯有神。

上期参考答案

固执己见	出类拔萃	趁火打劫	趾高气扬	深思熟虑
假公济私	通情达理	池鱼之殃	指点迷津	奄奄一息

没看过《猫武士》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一个风靡世界的励志故事
一部讲述成长哲理的作品
让你从此对猫儿另眼相看

欢迎进入由猫主宰一切的《猫武士》世界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17

邮发代号：80-403

下集预告

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虎星对权力的贪婪让所有族群陷入前所未有的绝望境地。虎星密谋引来了一个不属于森林的族群——血族，一个脖子上挂着狗牙的邪恶族群。为了拯救族群和朋友，火星必须破解星族对灾祸的预言。一场生死攸关的对决即将到来！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

ISBN 978-7-5148-8285-8

9 787514 882858

定价：15.00 元